

當代
創作
文庫

張天翼傑作選



上海新象書店刊行

當代創作文庫

張天翼

巴雷編選

目次

華威先生	一
主戰者	八
稀鬆的戀愛故事	一五
路	二七
追	四〇
豬腸子的悲哀	五四
二十一個	六五
出走以後	七八
知己	九四
三太爺與桂生	一〇二
呈報	一一〇
度量	一二六

新象書店出版

當代創作文庫

魯迅傑作選	謝冰瑩佳作選
巴金傑作選	蘇綠綺佳作選
茅盾傑作選	張天翼傑作選
老舍傑作選	王統照傑作選
郭沫若傑作選	豐子愷傑作選
張資平傑作選	葉靈鳳傑作選
郁達夫傑作選	田漢傑作選
葉紹鈞傑作選	林語堂傑作選
鄭振鐸傑作選	徐志摩傑作選
沈從文傑作選	沙汀傑作選
丁玲傑作選	蕭軍傑作選
冰心傑作選	魯彥傑作選
廬隱傑作選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出版

張天翼傑作選

全一冊實價國幣

編選者	巴
校正者	李
出版者	新象書
印刷者	新象書
發行者	新象書店
代理發行所	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 大方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小傳

張天翼湖南湘鄉人，爲我國現代屈指可數的著名小說家，曾任暨南大學國民大學教授。他的文章具有獨特的風格，是以輕鬆明快見長的，描寫方面，時常有神采之筆，爲他人所不可及者。他所寫的，全都是由於實生活中所擷取的材料，由是讀者尤能明瞭他底文章中實際上是包含着極度的悲憤，針對現實的不平，作着深刻的諷刺，所以現文壇上有着「以嘻皮笑臉的姿態，表演了現實的悲劇」的評價，給予了最高的讚美。因而，他的文章，決不是小丑式的幽默文章所可比擬，他底小說，在現文壇上，是估着最大的成就。

在抗戰期間，張天翼先生以他超特的筆，描繪出一個趨時的空頭人物，成了一篇睥睨一時的佳作，那便是迄今尙是備受讀書界所風誦的華威先生，現特選於卷首。

張天翼先生著作頗豐，已刊行單行本的小說有移行，畸人集，追，團圓，清明時節，一年，反攻，同鄉們，小彼得等十餘種，對於童話方面，張先生亦有異特的風格，已刊行單行本者有禿大王，奇怪的地方，兩兄弟等數種。

近年來，張先生因操勞過度，患染肺病，休養，迄今尙未痊癒。所以擱筆已久，這不但使中國的現文壇增加了一份寥寂，尤使千萬愛讀張先生作品的讀者感到空虛，讓我們在這裏祈禱他早占勿藥。無疑地，張先生必將發出他更大的光芒來。

張天翼傑作選

華威先生

轉灣抹角算起來——他算是我的一個親戚。我叫他「華威先生」他覺得這種稱呼不大好。

「噯，你真是！」他說。「爲什麼一定要個「先生」呢。你應當叫我「威弟。」再不然叫「阿威。」」

把這件事交涉過了之後，他立刻戴上了帽子：

「我們改日再談好不好？我總想暢暢快快跟你談一次——唉，可總是沒有時間。今天劉主任起草了一個縣長公餘工作方案，硬叫我參加意見，叫我替他修改。三點鐘又還有一個集會。」

這里他搖搖頭，沒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聲明他並不怕吃苦：在抗戰時期大家都應當苦一點。不過——時間總要够支配呀。

「王委員又打了三個電報來，硬要請我到漢口去一趟。這里全省文化界抗敵總會又成立了，一切抗戰工作都要領導起來才行。我怎麼跑得開呢，我的天！」

於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車。

他永遠挾着他的公文皮包。並且永遠帶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無名指上帶着他的結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時候就叫這根無名指微微地彎着，而小指翹得高高的，構成一朵蘭花的圖樣。

這個城市裏的黃包車誰都不作興跑，一脚一脚挺踏實地踱着，好像飯後千步似的。可是包車例外：叮噹，叮噹，叮噹——一下子就搶到了前面。黃包車立刻就得住左邊躲開，小推車馬上打斜。担子很快地就飄

到路邊，行人趕緊就避到兩旁的店鋪裏去。

包車踏鈴不斷地響着，綱絲在閃着亮。還來不及看清楚——牠就跑得老遠老遠的了。像閃電一樣快。而——據這裏有幾位抗戰工作者的上層分子的統計，跑得頂快的是那位華威先生的包車。他的時間很要緊。他說過——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覺的制度。我還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時。抗戰工作實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錶來看一看，他那一臉豐滿的肌肉立刻緊張了起來。眉毛皺着，嘴唇使勁撮着，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神都要收斂到臉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難民救濟會去開會。

照例——會場裏的人全到齊了。坐在那裏等着他。他在門口下車的時候總得順便把踏鈴踏牠一下：叮！

同志們彼此看着，唔，華威先生到會了。有幾位透了一口氣。有幾位可就拉長了臉。瞧着會場門口。有一位甚至於要準備決鬥似的——抓着拳頭瞪着眼。

華威先生的態度很莊嚴，用種從容的步子走進去，他先前那付忙勁兒好像被他自己的莊嚴態度消解掉了。他在門口稍爲停了一會兒，讓大家好把他看個清楚，彷彿要喚起同志們的一種信任心，彷彿要給同志一種擔保——什麼困難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來。他並且還點點頭。他眼睛並不對着誰，祇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對整個集體打招呼。

會場裏很靜。會議就要開始。有誰在那裏翻着什麼紙張。繃繃綽綽的。

華威先生很客氣地坐到一个冷角落裏，離主席位子頂遠的一角。他不大肯當主席。

「我不能當主席。」他拿着一支雪茄煙，打手勢。「工人抗戰工作協會的指導部今天開常會。通俗文藝研究的會議也是今天。傷兵工作團也要去的。等一下。你們知道我的時間不够支配。祇容許我祇在這里

討論十分鐘。我不能當主席。我想推舉劉同志主席。」

說了就在嘴角上閃起一絲微笑，輕輕地拍幾下手板。

主席報告的時候，華威先生不斷地在那里括洋火點他的煙。把錶放在面前，時不時像計算什麼似地看看牠。

「我提議！」他大聲說。「我們的時間是很寶貴的：我希望主席儘可能報告得簡單一點。我希望主席能够在兩分鐘之內報告完。」

他括了兩分鐘洋火之後，猛的站了起來。對那正在哇啦哇啦的主席擺擺手：

「好了，好了，雖然主席沒有報告完，我已經明白了。我現在還要赴別的會，讓我先發表一點意見。」停了一停，抽兩口雪茄，掃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見很簡單，祇有兩點。」他舐舐嘴唇。「第一點，就是——每個工作人員不能够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緊工作。這一點不必多說，你們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們都要熱心工作。我很感謝你們。但是還有一點——你們要時時刻刻不能忘記，那就是我要說的第二點。」

他又抽了兩口煙，嘴裏吐出來的可祇有熱汽。這就又括了一根洋火。

這「第二點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員要認定一個領導中心。你們祇有在這一一個領導中心領導之下，抗戰工作纔能够展開。青年是努力的，是熱心的，但是因為理解不够，工作經驗不够，常常容易犯錯誤。要是上面沒有一個領導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

瞧瞧所有的臉色，他臉上的肌肉聳動了一下，——表示一種微笑。他往下說：

「你們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說得很坦白，很不客氣。大家都要做抗戰工作，沒有什麼客氣可講，我想你們諸位青年同志一定會接受我的意見。我很感激你們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挾，瞧着天花板點點頭，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到門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麼事。他把當主席的同志搭開，小聲兒談了幾句：

「你們工作——有什麼困難沒有？」他問。

「我剛才報告提到了這一點，我們……」

華威先生伸出個食指頂着主席的胸脯：

「唔，唔，唔。我知道我知道。我沒有多餘的時間來談這件事。以後——你們凡是想到的工作計劃，你們

可以到我家裏去找我商量。」

坐在主席旁邊那個長頭髮青年注意地看着他們，現在可忍不住插嘴了：

「星期三我們到華先生家裏去過三次，華先生不在家……」

那位華先生冷冷地瞅他一眼，帶着鼻音哼了一句——「唔我有別的事。」又對主席低聲說下去：

「要是我不在家，你們跟密司黃接頭也可以。密司黃知道我的意見，她可以告訴你們。」

密司黃就是他的太太。他對第三者說起她來，總是這麼稱呼她的。

他交代過了這才真的走開。這就到了通俗文藝研究會的會場。他發現別人已經在那裏開會，正有一

個人在那裏發表演見。他坐了下來，點着了雪茄，不高興地拍了三下手板。

「主席！」他叫。「我因為今天另外還有一個集會，我不能等到終席。我現在有點意見，想要先提出來。」

於是，他發表了兩點意見：第一，他告訴大家——在座的人都是當地的文化人，文化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應當加緊地做去。第二，文化人應當認清一個領導中心，文化人在文抗會的領導中心，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統一起來。

五點三刻他到了文化界抗敵總會的會議室。這回他臉上堆上了笑容，並且對每一個人點頭。

「對不住得很，對不住得很，遲到了三刻鐘。」

主席對他微笑一下，他還笑着伸了伸舌頭，好像闖了禍怕挨罵似的。他四面瞧瞧形勢，就揀在一個小鬍子的旁邊坐下來。

他帶着很機密嚴重的臉色——小聲兒問那個小鬍子：

「昨晚你喝醉了沒有？」

「還好，不過頭有點子暈，你呢？」

「我啊——我不該喝了那三杯猛酒，」他嚴肅地說。「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劉主任硬要我乾掉。」

「一談了這些，他趕緊打開皮包，拿出一張紙條——寫幾個字遞給了主席。」

「請你稍爲等一等，」主席打斷了一個正在發言的人的話。「華威先生還有別的事情要走。現在他有點意見，要求先讓他發表。」

華威先生點點頭站了起來。

「主席」腰板微微地一彎。「各位先生！」腰板微微地一彎。「兄弟首先要請求各位原諒：我到會遲了點，而又要提前退席……」

隨後他說出了他的意見，他聲明——這文化界抗敵總會的常務理事會，是一切救亡工作的領導機關，應該時時刻刻起領導中心作用。

「羣衆是複雜的工作，又很多。我們要是不能起領導作用，那就很危險，很危險，事實上，此地各方面的

工作也非有個領導中心不可。我們的担子真是太重了，但是我們不怕怎樣的艱苦，也要把這担子担起來。

他反復地說明了領導中心作用的重要，這就戴起帽子去赴一個宴會。他每天都這麼忙著。要到劉主任那裏去聯絡。要到各學校去演講。要到各團體去開會。而且每天——不是別人請他吃飯，就是他請人吃飯。

華威太太每次遇到我，總是代替華威先生告訴苦。

「唉，他真苦死了！工作這麼多，連吃飯的工夫都沒有。」

「他不可以少管一點，專門去做某一種工作麼？」我問。

「怎麼行呢？許多工作都要他去領導呀。」

可是有一次，華威先生簡直吃了一大驚。婦女界有些入組織了一個戰時保嬰會，竟沒有去找他。

他開始打聽調查。他設法把一個負責人找來。

「我知道你們委員會已經選出來了。我想還可以多添加幾個。由我們文化界抗敵總會派人參加。」

他看見對方在那里躊躇，他把下巴掛了下來。

「問題是在這一點：你們委員是不是能够真正領導這工作。你不能够對我担保——你們會內沒有漢奸，沒有不良份子，你能不能担保——你們以後工作不至於錯誤，不至於怠工，你能不能担保，你能不能能够担保的話，那我要請你寫個書面的東西，給我們文抗會常務理事會。以後萬一——如果你們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負責。」

接着他又聲明：這並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不過是一個執行者。這里他食指點對方胸脯：

「如果我剛才說的那些你們辦不到，那不是就成非法團體了麼？」

這麼談判了兩次，華威先生當了戰時保嬰的委員。於是在委員會開會的時候，華威先生挾着皮包去坐這麼五分鐘，發表了一兩點意見就跨上了包車。

有一天他請我吃晚飯。他說因為家鄉帶來了一塊臘肉。

我到他家裏的時候，他正在那裏對兩個學生樣的人發脾氣。他們都掛着文化界抗敵總會的徽章。

「你昨天爲什麼不去，爲什麼不去？」他吼着。「我叫你拖幾個人去的。但是我在台上一開始演講，一連你都沒有去聽！我真不懂你們幹了些什麼？」

「昨天——我去出席日本問題座談會的。」

華威先生猛地跳起來了：

「什麼什麼！——日本問題座談會？怎麼我不知道，怎麼不告訴我？」

「我們那天部務會議決議了的。我來找過華先生，華先生是不在家——」

「好啊，你們祕密行動！」他瞪着眼。「你老實告訴我——這個座談會到底是什麼背景，你老實告訴我！」

對方似乎也動了火。

「什麼背景呢，都是中華民族部務會議議決的，怎麼是祕密行動呢……華先生又不到會去，開會也不終席，來找又找不到……我們總不能把部裏的工作停頓起來。」

「混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顫抖着。「你們小心你們，哼，你們你們……」他倒到了沙發上，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媽的，這個這個——你們青年……」

五分鐘之後他抬起頭來，害怕地四面看一看，那兩個客人已經走了。他歎一口長氣，對我說：「唉，你看你看現在的青年怎麼辦，現在的青年！」

這晚他沒命地喝了許多酒，嘴裏嘶嘶地罵着那些小夥子。他打碎了一隻茶杯。密司黃扶着他上了床。他忽然打個寒噤說：

『明天十點鐘有個集會……』

二十七年二月

主 我 者

快吃中飯的時候，鄭退庵先生從茶店回到家裏。他捧着肚子坐下那張藤籐椅，嘴裏照例要咕囓幾句：

「章老七真糊塗，真是個昏蟲。」

太太正在揉着糯米粉，袖子捲得高高的。她問：

「什麼昏蟲？」

「昏蟲就是昏蟲，昏頭昏腦的。」

她想了一會兒。她知道他今天又跟別人爲一句什麼話吵了嘴，兩手就停止了動作：

「怎麼呢？」

鄭退庵先生把尺來長的煙桿裝上關東菸葉，慢吞吞地說：

「他啊——哼，他說中國不能打仗。他說中國要跟洋鬼子動手，那簡直的是到老虎頭上搔癢……我

跟他吵了好一陣子……真氣死人唉……昏蟲嘛……」

他擦根洋火點着了煙，呼吸有點喘喘的。夾袍領子雖然敞開着，他可總覺得自己的領子越漲越大，給箍得很難受。

「這些人啊——哼！」他把小褂的扣子解了兩顆，摸了摸頸子。他們全無腦筋，他們簡直不曉得國

家是什麼東西。噢，中國就該這樣弄法子——給人打了嘴巴子不回手……」

太太兩手動作慢了下來，好像那些糯米粉漸漸變硬了似的。她看看丈夫，又看看桌子上那塊破石板。

「唉，不要跟他們生氣罷。他們反正是——是昏蟲。」

「不是生氣。我祇是想中國沒有救。怎麼得了呢？——中國有這麼多弄子，一點教育也沒受過的……」

說了數一口氣。

天氣陰沉沉的。板縫裏有水氣溜進來，似乎想要叫鄭退庵先生身上發霉。他忽然聯想到章老七那付縮頭縮腦的樣子，死咬住那句話跟別人抬槓，唾沫星噴呀噴的。

「哼，他也想叫我跟他一樣腐敗——那不行！」

「腐敗？太太彷彿怕他看他不搭嘴，他會生氣，機械地問着。

「嗯……並不是我學過幾年法政，就看他們不起。國家總是國家，要是攪得不像個國家——不打可行，你看你曉得伍太太怎麼說法子——那個那個伍太太……」

太太趕緊插嘴，急切要知道他的樣子。

「嗯，他呢？」

「他說打是該打，總要等一個大英雄出世才能打。他說這是天數。他說現在就忍住點個，現在不能跟鬼子動手。」

那個爲的要專心來談天，把兩手抽出了糯米鉢子，——在圍裙上擦着。可是她不知道對伍太太那種論調該表示什麼意見，祇歎了一口氣。

「這個世界怕的是要亂了，」她很小心地瞧着他。「你看我們的田——一年大水一年乾的，收不到幾成租……那日子大水，後來洋人真的打進來了。第二年收得好好的，穀子又不值錢。真是怕會要亂他們

說長毛開的那年子就兩過旱荒的。」

男的咕嚕着：

「真是亡國奴，真是亡國奴！」

「怎麼是亡國奴呢？」

「亡國奴就是亡國奴。你看看伍太太爺那個說法！」

聽的人瞧着他，一面拿塊濕布蓋上那個鉢子。她想他今天大概連那個老頭兒也得罪了。他已經四十好幾了——這個老脾氣還是不改，祇要別人不相信他的話，他就抬槓。

她輕輕勸了他一句，好像生怕他聽見似的。

「何必呢？」

鄭退庵先生躺了下來，兩手放到肚子上。他氣平了些，祇是用斬鉄截釘的聲調談着他自己的見解。他認為中國不會打不過。

「你看那年子上海打仗罷：中國老百姓一齊來幫忙，連做工的也上火線。你看！」

「真的。」

「祇要齊心。怕什麼！」說話的人把嗓子提高了些，臉也有點發紅。「哼，不能打！——屁話！」他閉了好一會嘴。然後他吃力地在桌上摸着了那根煙桿，一面自言自語地說：

「這個樣子下去不得了。中國總該有點變動；說不定變好了，說不定也會更壞。不過變總該變一下的。」

太太就張大了眼睛瞧着他：不知道他指的是誰。這位家主可安閒地抽起煙來了。他每天上茶店裏去——總有些人跟他拿些不相干的題目吵嘴。他

一回來就得跟她談這麼幾句，然後心平氣和地躺在藤躺椅上，好像在等着一件什麼事，一件不要他自己操心，別人就會替他辦好的事。

於是家裏的一切——又都照着老樣子過下去。太太覺得今天已經談够了，天，就洗了手到大門口去，看看他們的小連子有沒有跟高媽回來。

連小連子叫她的方式也永遠是一樣的：老遠一瞧見她，就撇下了高媽往家裏奔來——
「姆媽！」

這孩子才十歲，嘴唇上全是墨，可是吃飯之前他不肯洗個臉。他很多嘴，弄得嚼着的東西噴到了飯碗裏。

「我看見六哥哥。」

「他說什麼？」父親問。

「沒有說什麼。他等下子要到我們家裏來。」

他又一大塊肉餅塞到嘴裏，又說：

「要打仗了。」

「胡說！」

「真的。你不相信你問馬家駒。」

鄭退庵先生彷彿吃了一驚：

「哪個是馬家駒……胡說！」

太太睜了丈夫一眼，又微笑着看看兒子。她慢慢地扒着筷子，慢慢地嚼着——似乎怕吵得他們養兒

倆說不清話。

小連子趕緊把嘴裏的東西吞下一部份

「馬家駒是五年級的，力氣才大哩。他說要當義勇軍也會當。義勇軍打仗了，這是真的，你去問他好了。……我們也有小小義勇軍——老師不許我們唱……」

做父親的噓了一口氣，正經着臉色對母親搖搖頭：

「你看一個歌都不許唱！那些老師啊——不是亡國奴就是昏蟲！」

女的知道他一扯到什麼題目，總得有幾句談的。於是擺着付注意的樣子等他的下文。

他用原來的語句，用原來的聲調，把那些話又重複了一遍。末了——

「章老七還說我是故意這個樣子說的。他說：『你要跟人抬槓就故意這個樣子說法。』……哼！」

小連子可也沒住過嘴，結里結巴說了馬家駒跟楊希聖打架的事之後，又告訴別人——黎雲在黑板上寫「打倒太陽照眼睛」就挨了三十下手心。

做母親不知道聽着誰的才好，一會兒盯到這個臉上，一會兒盯到那個臉上。

可是忽然——小連子把筷子一摔，跑大門那邊直奔。他看見了六哥哥。別人答允給他一個皮球的，

這個瘦條條的客人是退庵先生的女兒，在縣政府裏當科員，常來跟他們談點兒時事。他把帽子一放，很奇服的樣子坐了下來，滿不相干似地說了一句：

「要打了！」

鄭退庵先生從飯碗上抬起臉來，跟太太互相瞧了會兒。他問：

「什麼？」

「看見小連子老纏着六哥哥，他臉上陡地放出了從沒有過的嚴厲顏色。」

「滾開！」

「噯，這回真的要打了。」那位姪少爺鬆了一口氣。「這是老胡告訴我的。頭一個接觸是北方，那當然不過長江——敵人一定會來封鎖……」

鄭太太感到自己臉上有膏藥貼滿了的樣子，皮肉給黏得綳着。聲音也放得很輕：

「那麼我們這塊……」

她猶疑地看看她丈夫。

那個的舉動呆滯起來了。彷彿這空氣一下子凝結住，連他扒飯也受了很大的阻力。

「老胡？」他很費勁地問。「他是不是報館裏來的消息？」

現在他腦子裏塞滿了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以前從來沒有想到過的。他念頭給逼得往實際事情上打轉：他想像到了那付兵荒馬亂的樣子。

「真的呀……」

他全身皮肉一陣抽緊，又一陣放鬆。於是透過一道熱流，接着又透過一道冷氣。他指尖有點發麻，連他那個獨養子在那里哭了好一會——他也沒理他。

等太太覺醒過來似的——叫高媽送少爺上學去，這位家長馬上慌亂地搖着手叫：

「等等等等……我要打聽……要想法……今兒個不上學堂了罷……」

客人不住嘴地談開了他推測着交戰時候的形勢。可是鄭退庵先生全沒聽進去，祇看見那個拿手在空中畫着指點着，耳朵裏鑽進了一些不聯貫的東西——

「兵……老百姓……全國……義勇軍……」

「怎麼竟會要打呢……」他喃喃着。以前沒有一點要動手的影子，他就想也沒想到過這些事跟他有切身的關係。可是如今——叫他怎麼辦呢？

他覺得國是他要愛的，不過那是另外一回事。

「唉，這不對！」他說。既然要打仗——怎麼不通知我們呢？怎麼不把我們這種人先安置好呢……」太太記起歷年來——一打仗他們就往上海躲，於是她耽心租界的房子會漲租錢。

丈夫煩躁地打斷了她：

「你曉得什麼東西……上海那孩子不也打仗租界也沒得用！」

那位姪少爺仍舊說得很起勁，好像唯恐天下不亂似的。這年青夥子沒家小，也沒有鄉下的田地拖累他——就竟巴不得別人遭殃的樣子！

鄭退庵手心上全是汗。他知道從運河躲到北方去——那就剛剛碰上。就是蚌埠也不行。誰都明白那個軍事重鎮要成砲台的。

「有人要跑到雲南貴州去哩，」六少爺微笑着瞧着他，似乎已經看透了他的心事。

他橫了客人一眼，怎麼，這做姪兒的挖苦他麼？

「雲南貴州！」——別人明明知道他沒這多錢來跑這遠的路。就是能够飛到那些地方，他們這家子就不要吃的喝的了麼？他鄉下的田怎麼辦呢？他鄉下的田？」

於是他暴躁得跳起來，連太太也給弄得大嚇一跳。小連子噤住了哭聲，緊緊挨在了娘身邊。那客人睜大了眼睛瞧着他。

他叫：

「我去問老胡去！我去問老胡去！消息真不真還不曉得——大家瞎操心……」

連臉也沒措——一轉身就走出門去了。

回來的時候，那位姪少爺早已經告了辭。小連子在屋子裏用鉛筆畫着粉牆，一面吸着鼻涕。太太忙着

翻箱子，床上擺着兩個紙包，旁邊堆着幾件狐皮襖子。

她一瞧見丈夫那付捉摸不定的臉，就很小心地問：

「怎麼樣？」

那個看眼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你這是做什麼？」

「我把田契什麼的拿出來，要是跑兵荒的話……」

「唉，虛里虛糟的做什麼？！」他往藤躺椅上一坐，一面解着衣扣——讓自己的呼吸調勻些，「老胡，

不過說是猜猜的，他恐怕會打仗……哪里會打呢！」

小連子大聲插了進來：

「噢，打仗是打的。你去問馬家駒，義勇軍——噯！」

鄭退庵先生祇用鼻孔笑了一聲。他拿起煙桿來裝上關東菸葉，腦袋很感慨地搖了幾搖。然後抬起臉

來——瞧着他太太那雙發了光的眼睛。

「好嘛，我說的嘛，怎麼敢打呢……中國敢跟洋鬼子打仗那倒好了——真的，打仗倒好了！哼！」

稀鬆的戀愛故事

「聲明在先，」說故事的人搓搓手說，「這故事不動聽，沒什麼曲折，也沒四邊形戀愛或五百六十七邊形戀愛。」

停停，他第二次搓手。

「女的姓朱，名字很偶然地像個外國人的：朱列。在個什麼大學裏學繪畫跟音樂。沒有爺娘，只有一個

哥哥，很有錢。」

「男的是我一個朋友，一個詩人。所謂詩人，不過是表示他有別於商人，老人，猶太人的一種人。他不靠詩集子的版稅金吃飯。他父親給他留下筆很不小的遺產。有個母親在鄉下。他名叫……我只說他的筆名罷。跟朱列女士做了朋友以後，他取個筆名叫羅繆。姓是姓——姓牛，因為姓得不大那個，很少被人提起……」

「幹麼儘背履歷？」

「背履歷麼？悲哀得很；我還以為這是吐膈孽夫的手法哩。」

第三次還是搓搓手故事開始。

x

x

x

x

x

我這故事的開始是他們已做了朋友的時候。

羅繆常常去找她，隔不了一天，就

「三挖子，領子燙好了沒？」

「三挖子是專門伺候他的一個不大不小的孩子。

穿好衣，把一些乳酪似的東西刷到臉上，對一對鏡，出去了。

「詩人，我們還有位朋友被，叫做Betty的，叫住他。『出去麼，哪里？』

詩人笑一下。

「唔，是不是去打茶圍？」Betty問。

……羅繆詩人每日不用做什麼事。朱列呢，她那系的主任說，這種藝術的學問全靠先天的，除了和聲學要硬功夫而外，其餘只要有天才，因此她很有工夫跟詩人打在一起。

「你幹麼不就『下水』？」Betty問他。

「什麼話！」羅繆板着脸。馬上臉部的緊張，又讓他鬆弛下來。「老柏，我記得日本有個廚子……不是？是叫做廚子什麼村的，他說過：戀愛要是只有性慾，那多掃興。譬如吃飯是必要的，可是也得講究講究吃菜。這話真對，是不是？戀愛是由於性慾，但性慾以外應當有點別的東西，這才有意味，才有藝術，你要說這是靈也可以。我是本這原則去獲得生活的藝術。Betty全不了解這些。」

這些有味道的，藝術的，或者靈的動作，他們幹得很多。要是從頭到尾地敘述，這故事怕三年六個月還說不完。現在只好每件玩意說上一點兒。

對不起，讓我裝上些小題目。

公園豬股癩糖

朱列跟羅繆逛公園。

許許多多男子穿着乙種常禮服，挾着個娘兒們跑來跑去。

「我最討厭這種人，」詩人壓着嗓子叫。「俗不可耐……他們全不懂得生活。」

「給人聽見。」朱列說。

「怕什麼？」他聲音更小了。「我們走。」

他們肩膀貼着肩膀，走成了等腰三角形的兩腰。

「我們站在人羣裏，更顯得我們偉大，是不是？」男的確斷地說。

女的笑起來，看他一眼。

兩個人走過一家紅紅綠綠的糖果鋪子。

「Chocolate 吃不吃？」羅繆老把K字的音念成C。

「有三花牌的猪股癩糖沒有？」朱列問鋪子裏的夥計。

「沒啦。有蝴蝶牌的，雀巢牌的……」

「仙女牌的呢……那麼瓦嫩踢奴牌的呢？真糟糕，瓦嫩踢奴牌的也沒有麼？」

「爲什麼一定要瓦嫩踢奴牌的？」詩人插嘴。「我最討厭瓦嫩踢奴。」

夥計又掏出個金色盒子。

「這個行不行，挺老的牌子。一盒二一塊。」

嚼着糖，坐到椅子上。

朱列忽然想到有種女子應當忌吃糖和雞蛋，她臉熱起來。

男的瞪着眼瞧她，似乎想從她頭髮裏找出不得癩兒式的半個世界來。

她相當地好看，臉子紅紅的，嘴有點闊，可是不要緊。

「這什麼要緊？」羅繆說，「聽說現在耗痢窩的電影明星還作與大嘴哩。」

羅繆更靠緊她。

「你應當少吃糖，你有胃病。」

「要是怕胃病就不吃糖，人生還有什麼意味？你說對不對？」

那個贊許地笑着，豬股癩糖使他的牙齒成了乾鴨腫的顏色。

甜酒

這雙英雄在薔薇館吃飯。

電燈下垂着的綠色流蘇，白綢子桌布，汽爐，Vis-a-Vis

「薔薇館，多藝術的名字。」羅繆高興地。「這就是人生。」

那個茫然地點點頭。

「人生給些俗人弄醜態了，」羅繆慨歎地。

他們喝着紅色的甜酒，黃牛尾巴打的湯。

「這湯有西班牙菜的味道，你說對不對？」朱列給湯裏加胡椒，但錯放了芥末，她臉紅起來。

「西班牙菜？那個一口湯在嘴裏，趕緊着吞下。」西班牙菜是連葡萄酒裏都放辣椒的。」

朱列張開嘴笑笑起來的嘴比平時更闊，她自己很知道笑時總用三個指頭掩住嘴，但兩個嘴角還要從手指旁流出來。

「喝酒呀，」男的給女的斟上一杯。

她把酒杯送到嘴邊，酒杯就顯得渺小得可憐了。她可只啜了一小口。

「我常常覺得我有許多矛盾。」

「矛盾？」羅繆大着眼睛。

「是呀，人總是矛盾的。」女的又啜了甜酒。「就譬如，我是不能喝酒的，可是……」

「的確人總有些個矛盾，可是……」

羅繆發表了一番對於甜酒矛盾的意見。他說是有胃病不喝酒，肚子餓了，只吃麵包等等，是原始的生活，也是一切動物的生活型。咱們可就不。

「咱們要生活得更豐富，咱們在必須的物質之外還要別的東西。譬如這個酒瓶，這個手套，這個手套，手套……不，我是說我的意見就是如此，你那個算不了矛盾。並且我對於一切都是這個觀念，如像吃飯，喝酒，戀愛，世界上的一切。日本有個廚子什麼的……」

夥計開賬來八塊四毛幾。

「所以我……所以我……」他一面掏着袋，「我很任性，是不是，你看？」

「是，」夥計說。
「我沒跟你說……有些人全不懂得。Ice Cream 六毛錢，一客麼？六毛錢麼，Ice Cream 呢？」

「啊是。」
男的抽烟，拿烟捲的手勢很美麗。俗名叫「蘭花手」，學名我不知道。她臉子給甜酒蒸得更紅，他想擁抱她。但沒有，她只掏出日記冊子來寫首詩送她。

綠色之煙。

搖頭幌腦之青春。

薔薇館之夜！

朱列雖然看不懂，可很高興。

分手的時候她腦袋靠到他肩上。

「明天去看電影好不好？」

「什麼片子？」

「唔，名字可忘了。總而言之是挺好的片子。」

電影

這片子的內容似乎沒有敘述的必要，大概是一對男女愛上了，然後經過一點波折，然後這雙男女又跌在一塊，然後 Clara Bow 這類的人跟 John Gilbert 這類人親了個嘴，然後 The end.

可是朱列跟羅繆都很那個，好像很感動。

「你說這片子好不好？」出戲院門的時候她問。

那個噓口氣不像是歎氣，也不像深呼吸。

「我送你回去。」他握住朱列的手。

他怕她會像這個片子上的女人一樣，給一位爵爺誘惑了去，不如今沒有什麼爵不爵爺，或者她被什麼，被大學教授。

「你們那一系有多少教授？」

「誰數過？」

「你們跟教授常不常接近？」

「怎麼？」

「沒什麼。」羅穆不大流利地說，「不過我們……不過我們……」

「我們哪天去釣魚好不好……哪天你陪我去寫生……呢，你給我做次模特兒好不好？」男的一個人回來。

他覺得腦袋裏不舒服，彷彿腦髓上長了顆疙瘩。

「要趕快進行。」肚子裏說。

街上走路的人都很活潑，要西下的太陽，照得每個人臉上發光。

「我真多慮。」他也活潑起來。「我幾乎變成個俗人，我應當……」

「朱——列！誰在後面大叫。」

趕緊回頭——

唔，賣豬頭肉的。

「朱列，豬頭肉。」他念着，「豬頭，朱列，朱……豬頭肉，朱，豬……」

Picnic

「明天到哪里去？」Betty問羅穆。

「舉行Picnic。」

「我也加入。」

「不歡迎。」

Betty對我低聲：

「詩人怕我割他靴子。」

「什麼話？」那個板着臉。

「別生氣，我不過換了個術語。」

「三挖子。」羅穆溜着個嗓子叫，「汽車定好沒？」

第二天，他坐上汽車去接朱列。

三挖子挑着担子：蘋果，梨，火腿，甜酒，麵包，熱水瓶，等等。跟着他們上山，右肩膀給担子壓得歪下來。

坐在山頂上。朱列掏出速寫簿寫生。

「怎樣？」她問羅穆。

那個削着蘋果皮。

「好極了，比瘋西還好。」

「幹麼拿我比瘋西？我們跟他派數不同：我們是後期印象派。」

男的把削好的蘋果給她。

「後期印象派是……？」

朱列沒言語。她送蘋果到嘴邊，張開口，預備啃下大半個蘋果來。可是馬上記起些什麼，只咬下一點點。

「鉛筆畫表示不出後期印象派的長處。」她說。

羅繆看一眼她的畫，又看了一眼三挖子。

「那天你說的矛盾。」他一字一字地說着。

談到生活，談到戀愛。

女的放下速寫簿，瞧着自己那雙手。多好一雙手！只是對不起，我不大會描寫這類的東西。要是你有那

些好聽的形容詞，你只管堆上去得了，譬如像細膩，白皙，豐滿，紅潤，纖巧，玲瓏，玉似的大理石似的，Etc, etc.

「許多人對於戀愛有些偏見。」她眼睛還沒離開自己的手。「我以爲戀愛是……」

她說戀愛當然是靈肉一致的——當然是。

「噯對！」羅繆有點興奮起來，手裏一個蘋果溜到了地上。「靈呢就是那一點兒藝術，我所說的生活

的藝術。日本那個廚子……不。我問你，咱們也得講究吃菜，是不是？」

「唔。」那個張着眼。

「我說是……」

他把平素的話說了出來，你們早知道了的。如果現在他們這生活是屬於愛的，那就是靈的愛，因爲戀

愛減肉等於靈——即藝術，或有意義的生活。大意如此。

他們喝甜酒，吃蘋果，抽烟。

女的腦袋豎在藍墨水似的天空面前，顯得很可愛。羅繆貪饒地瞧着她。羅繆想到些戀愛減「靈」的

事。

「不該帶三挖子來。」他想。

「儘瞞着我幹麼？」

羅繆答了一會。

「你真像Girara Bow，是真的，越看越像。」

「那够多難看！」

「怎麼你說難看？Girara Bow是比什麼明星都美哩，就是全世界上也……」

直到各人回去，他們沒做什麼減「靈」的事。

這晚羅繆寫了一個鐘頭日記。

這晚朱列照了一個鐘頭鏡子。

戀愛減靈的一些事。

「你瞧這風景够多好！」女的看着些畫片。

羅繆站到她身後，把拿着煙捲的手放在身後。

「這像牯嶺那個什麼？」他說。

「牯嶺我沒到過。」

停一會她又：

「要在這兒造所房子住住才好。」

她身上的後天的香味，跟嘴裏的乳氣往上蒸，羅繆幾乎昏過去。

「你說對不對，我們要能够在這兒造所房子才好。」

男的要親她一個嘴才好。

「啊唔。呃，唔，造房子那倒也容易，我說……」

我說羅繆像個英雄似地，把腦袋一掉下去，拿自己的嘴去湊上她的嘴。她推開他。

「怎麼？」羅繆肚子裏嚷起來。

他來回地踱着。

「她這種拒絕也不過是種藝術而已。」

第二次上去搜着她頸子貼上她的嘴。

「燙手！」她那被黏着的嘴叫。

丟了烟屁股，長長地親個嘴好像因為她嘴闊，一個吻吻不周到，所以這回他一共吻了三個……

過三天 Betty 告訴我，昨夜朱列找他，晚上就歇在那裏。詳細情形 Betty 可沒細述，譬如說吃飯，他要是細細描寫某人怎樣拿調羹，怎樣把湯嚥下去，誰也得討厭的，是不是。

略去的一些敘述及日記統計等等

以後他們照常嚼豬股癩糖，喝甜酒，看電影，寫詩，逛公園，舉行 Picnic，挖子當輜重。這些我想不用重複地敘述，要是每椿行為都說一遍，那記下來也許有威爾士的世界史綱十三倍那麼多。

這些舉動是必要的。

「這些舉動是戀愛之路，懂不懂？」羅繆告訴 Betty。

朱列的意見她跟羅繆的差不多，有她的日記為證。

「瞧瞧她的日記。」羅繆拿給我們看。「別瞧她不起，她簡直是個女作家。只是文句裏多幾個「了」

字。」

「我真是如何的傻呵！我知道我錯了他一百三十四號信上告訴我了！我真是如何的傻呵！」

「我們的生活是偉大的了！我以前有俗人的思想了！」

「有更多的接近，便有更多了解了！這是如何的好呢！（這句後面本是疑問號，塗去了改成這個。）」

「我們成功了！那真是如何的……」

餘類推。

……兩個月之後，他們宣告同居。現在我把從他們做了朋友起，到同居的時候止，做個生活的統計，給你們做個參考。

計開：

豬股癩糖一百三十四盒。

甜酒兩打又三瓶。

逛公園每週二次。

看電影每週四次。

Picnic六十六次。

抒情詩六十九首。

上館子二百餘次（詳見他倆的日記）

餘從略。

共計用銀一千五百餘元，

費時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小時。

這里所列用的錢，結婚費不在內的。他們談話的方向變換了，不再談藝術，人生，後期印象派，詩這些；只是：

「唔，不錯，你明天來的時候我帶瓶 Venus 牌的 Vanishing Cream 來。」
 「我們的窗櫺子用淡綠色印度綢的好不好？」

煞尾

羅繆向銀行裏取了千把塊錢，租所房子，擺了些塗退光漆的木器。
 Betty 和我都去赴他們紀念同居的飯餐。

「Betty」羅繆低聲叫，「今天你修修好，別胡說八道，行不行。」
 房裏瀰漫着漆味和脂粉味。

「別看不起這點木器，」男主人說，「一共七百多塊錢哩。」

「繆，鋼琴送來之後放到哪間房裏你說……Betty，你看見羅繆最近的詩沒有？我想給他畫張油畫像。對不起，今天沒給韓太太預備好酒。老柏你瞧……」

朱列指着一位客人的怪臉，把三條指頭放在臉上笑。
 吃飯。Betty 坐在羅繆的上手。

他拉拉羅繆的袖子；

「詩人，我怕我十輩子也找不着個把愛人。」

「怎麼？」

「我既不像你有那麼多子兒，也沒那多工夫。」

羅繆微笑，吸口氣似乎要說話，但沒說什麼。

路

「不許動！動一動就開槍！」

八九個人提着手提機關對着我們。

這怎麼回事呀？媽的？

手提機關的口子像在發怒，要吐出火來。那圓口子是黑的，彷彿是個無底洞，這真是個奇怪的傢伙。我們大家面對面瞧了一眼，又瞧瞧那瘋了的八九個人，他們擎起手提機關，動都不動。

這八九個人的臉子發青。

怎麼回事呀？這是？

這八九個發瘋的傢伙不是咱們伙計麼？當面那個是老乾，他是一隊的隊長。他旁邊的是兔二爺。再過那個是六太保，七隊隊長，還有……這八九個傢伙都不是咱們司令的親信人麼？

「不許動！」老乾又叫。「有話說！」

有話說。可是老不說。

小老三拖拖我的衣角，小聲兒問：

「什麼毛病？」

「不知道。」

鐵牛在我們前面，咕嚕着：

「媽巴子有什麼蹩扭……」

咱們余隊長和三四隊的兩個隊長溜着馬的，到這兒他們都站住了，他們糊着臉，咬着嘴唇，瞪眼瞧着老乾他們。咱們隊長怕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哩。

我們大家都不動，也不言語。我們的槍架搭在老乾他們後面，迫擊砲加濃砲也放得老遠的，要是我們

想搶過去拿槍，老乾他們的手提機，關就得不客氣了——格格格格……

「聽司令跟咱們話說！」老乾說。

昌大爺早打破屋子裏走了出來。你別瞧昌大爺小個兒，他媽的有能耐着哩。咱們司令就是他。帶咱們炸鬼子的鐵路，搶鬼子的鐵甲車的就是他。鬼子談起來都怕他。誰叫鬼子攬得昌大爺沒日子過？

「媽糕操，祇是昌大爺要說話！」

「說就說得啦，幹麼擎着手提機見媽的鬼！」

昌大爺先瞧了幾個隊長一眼就

「伙計們……」

「說什麼呀，那麼……誰咕嚕着。」

「當咱們什麼人看，那麼比着槍……」

「別嚷！」

「聽着，許有什麼毛病哩……」

「別說啦，伙計聽他的。」

「伙計們！不知是冷還是怎麼，昌大爺的嗓子直抖索着。『咱們走到死路裏來了。咱們四面全是敵人軍隊。伙計你們跟着我……』」

一陣風，把昌大爺的話吹散了。

「誰叫咱們到這死路來？」鐵牛吐口唾沫。

「咱們應當跟雞冠的自家人取聯絡的。」說這話的是個學生。咱們這隊伍裏什麼人都有：昌大爺是帶了他那五百個民團出來的，後來跑進來一些學生，鬍子兵，老百姓。

「本來誰不知道這鐵路區四面都是鬼子軍隊？」還有個學生子埋怨着。

「昌大爺總有昌大爺的鬼門道。」小老三說。

「鬼門道是呀，咱們明兒就打進××了！」

「別言語！」老乾又叫。

可是還有人言語！

「老乾他們怎麼啦？」

「一有什麼毛病，咱們先幹他，媽糕操！」

「伙計們，咱們現在……」昌大爺顫着聲音，不時地瞧瞧咱們余隊長。「咱們現在孤零零陷在這兒了……四面山上全是敵人軍隊……伙計，你們說咱們要死還是要活？」

「咱們要死的話幹麼要打出來？」

「要活！」

「要活！」

不知道是人叫，還是四山起的回聲，老聽見「要活」「要活！」

昌大爺擺着兩個手叫大家別嚷。

「是呀，咱們爲的要活……」昌大爺把眼瞪得大大的。

「咱們幹到底！」三隊上一個伙計。

「咱們當然會幹，還用手提機關壓着咱們才幹麼……」

「咱們不是傻子……」

「別多嘴。」昌大爺發起怒來，腮巴子上泛起紅色。

咕嚕着的聲音像住了雨似地慢慢息了下去。昌大爺對大家瞧了一轉，又往下說，說得很快地！

「對，咱們要活！可是咱們走到死路裏來了，敵人軍隊比咱們多三四倍，野砲大砲都是全的……咱們要想個活的辦法。咱們要活祇有一條路……」

「幹到底……」

「不許嚷，嚷就開槍！」昌大爺把假嗓子都叫出來了。

誰都閉住嘴，祇有四圍的松樹給風刮得搖着，嚷着，聽來像在嘩嘩地下大雨。

不許嚷，就祇許昌大爺一個人說話。

「伙計們，你們跟我也沒有幾個月份啦。咱們一塊兒熬着苦，咱們是親兄弟！有禍同當，有福同享……你們跟着我，你們享了什麼福呀……我準得給大家享點福，我心上才過得去……」

享福？他說了些什麼活都活不了，還享福？

我對伙計們瞧瞧，伙計們也對我瞧瞧。

「伙計們，現在我們祇有一條路。不走這條路，咱們就都死，走這條路，咱們可就到了「有福同享」的日子啦……」

什麼都靜着，伙計們出氣的聲音也聽不見。松樹也不嘩嘩的了。人，馬，槍枝，加濃砲，迫擊砲總而言之什麼都悄悄着，都想聽聽昌大爺說出一條什麼路。

昌大爺把眼睛掃來掃去。臉漸漸在變色。嘴張了一張，可沒說出來，幹嗎那麼難說啊？

老乾和六太保瞧了昌大爺一眼。

天地都靜着。

突然昌大爺開口了，彷彿費了多大的勁才說出口來的。聲音雖然不大，可是像雷似地震破了這悄悄

的世界，誰都給嚇了一跳。

「祇有一條路！——祇有一條！咱們歸順……」

簡直是一聲雷！

「怎麼，歸順……？」

「歸順誰……？」

「媽巴子他瘋了麼……？」

上千的腦袋動了起來，像風吹着的麥草。

「投降鬼子麼……？」

怎麼昌大爺會說這些話？

可是的確是昌大爺。你不瞧見分明是這小小個兒麼？——那帶領着我們拆橋炸鐵路，

帶着我們幹鬼子的……

「誰叫咱們投降鬼子，咱們幹誰！」

昌大爺像有個什麼鬼附在他身上。他把身上變着，一雙紅眼釘着我們。兩手抓着拳。瞧那勁兒簡直得把我們喫下去。他臉發鐵青色，腿發抖。他對那八九個擎着手提機關的咆哮着：

「小心他們動！」

他媽的這是怎麼……

我全身發一陣寒。手上膩膩的：一手的汗，瞧瞧我們伙計們，誰都咬着牙，嘴唇成了白色。

余隊長他們僵了似地不動，死死盯住昌大爺。

昌大爺沒了人形，尖聲喊：

「伙計，不是我袁昌榮不顧面子……到這時候祇有一句話你們依不依……依的是好兄弟，有福同享。不依的是違抗命令掃殺……準備——誰動一動就開槍……」

老乾他們那八九桿手提機關正圍着我們。他們把槍口向着我們，來回地移動着。兔二爺的對着余隊長他們。

我們不能動。我操他一窩子！

「現在四山上全是敵人軍隊，」昌大爺喘着氣。「咱們……咱們老這麼打下去咱們打到那一天？：咱們歸順了，咱們就得好好過日子。咱們咱們……歸順了，他們答應賞二十萬，大家都有個名目，咱們就不冤枉過了一輩子……我現在跟你們說話太不客氣，可是我袁昌榮對弟兄們沒虧待過，我是好心，有福同享……」

這裏昌大爺又變成野獸似的，把一隻冒火的眼睛向我們人堆裏移來移去，像那八九桿手提機關的黑口子一樣。

「話說到這兒大家都得明說，」他咬着牙。「祇有一句話：依不依……」

話說到這兒大家都得明說。咱們可全都明白起來。忽然一下子打開了匣子似地，咱們什麼都清楚了。我告訴你：媽巴子什麼都是個圈套。幹麼他不聽劉隊長他們的話，要帶咱們陷到這窪子裏來，幹麼他不跟鷄冠帽聯絡幹麼要拿手提機關對着咱們？這全是圈套。怎麼他媽的像昌大爺這麼一個人也與鬼子打通一氣賣掉咱們？昌大爺的莊子不是給鬼子搗毀了，他帶咱們打出來的麼……

誰都不言語。不知怎麼辦好。老半天，有誰啐着：

「有福同享……」

「賣二十萬哦……」

「媽的，二十萬！」

「誰都有名目……」

「什麼名目——官兒麼？」

誰都是官兒，那真怪！像鐵牛那麼個傢伙也得是官兒麼？還有小老三，我也得做上官兒麼？

「是不是鬼子給我們銀子錢使？」小老三聲音小得聽不見地。

「昌大爺投降了昌大爺有福享，咱們有什麼……」

「咱們還是活不了！」

「媽糕操，叫咱們投降了，打自己伙計！」

「你瞧小皇帝……」

你瞧小皇帝，他那一窩子，他們有福享，做鬼子官，你再瞧瞧咱們自己伙計，鬼子砍了咱們多少！

昌大爺可緊逼着我們。

「依不依……」

「二十萬……」

「對啦，二十萬。」

「還有名目……」

「對啦，還有名目。」

計——他們就得做了鬼子的兵。咱們就得像那熙什麼的那些部隊。咱們就得把槍桿對準雞冠礮的自己伙

媽的這些事真有點想不上來。像有誰塞住了我的鼻孔，我的嘴氣透不過來。

誰都楞着。

「準備……依不依？不依的是違抗命令……準備——誰優里八機想動一下，就開槍……說——依不依？」

「要咱們打自己伙計……」

「媽糕操，幹他呂大爺不是好人……」

五隊的劉隊長一手按在腰帶裏插着的木壳槍柄上，一手對我們揚着：

「伙計，咱們要活，咱們就幹到底！誰叫咱們降鬼子，咱們就——」豁的一下把木壳槍抽了出來。

突然——格格格格格格！劉隊長倒在灰土裏。兔二爺的手提機關還在冒烟。

「媽巴子打自己人！」

「衝上去拿槍！」

「反正沒命……」

「衝！」

站在頂前面的幾個衝了出去。

格格格格格格格格。衝着的倒到了地上。這裏面有一個鐵牛。鐵牛呀！鐵牛呀！

咱們不能動。他媽的，他媽的，他媽的，我操你一家子，我操你一窩子，咱們得把他們好幹……可是咱們

不能動。

「瞧瞧，動一動就像他們這麼着！」六太保叫。

余隊長忽然走上前兩步。兔二爺的手提機關的口子就跟他移了兩步。可是余隊長把雙手舉得高高地。他對兔二爺他們說：

「你們得把這幾個隊長的槍繳下來……來，第一個把我的手槍抽去……我第一個服從命令。」

兔二爺把槍對着隊長們，六太保就把他們的槍繳了下來。

我腿子像浸在冷水裏……

誰都臉子發青灰色，咬着牙瞧他們繳隊長們的手槍。

余隊長叫着：

「我有祕密話報告司令。」

「他手槍繳了沒有？」昌大爺問。

「繳了。」

「過來！」

大家的眼睛跟着余隊長移到昌大爺的身邊。兔二爺的槍口也跟着余隊長移到昌大爺身邊。

猛地余隊長把昌大爺一把抱住，把昌大爺摔倒，兩腿跪着夾着昌大爺，左手按住昌大爺的兩手，右手又着昌大爺的頸子。

幾桿手提機關都對住余隊長，可是不敢開槍。

「你們開槍！」余隊長咆哮着。「連袁昌榮這狗畜的也死在一塊兒……你們動一動老子先又死他！」

……

我們大家活過來了。

「又死他，老余又死他！」

「幹這狗畜的！」

「媽糕操，他把我們賣給鬼子！」

「衝伙計！」

「咱們要活！——先幹這班忘八糕子！」

「衝啊！」

一跑過去就搶他們忘八糕子的手提機關。這八九個傢伙都楞住了。格格格格格格……

手提機關響了起來，不是槍口子已經向了天，打不着人。

我們跑到槍架這邊。這是我們的陣線。媽巴子，槍又回到了我們手裏。用槍柄子打，用刀子砍老乾。他們騎到灰土裏掙扎着。

拍拍拍拍槍響着。伙計們嚷着馬叫着。

「幹了昌大爺！」

「剝皮！」

「慢着慢着！」余隊長叫。他右手已經離了昌大爺的頸子。「姓袁的，你說，你說……！」

「我依你……！」昌大爺嚷着嗓子，上氣不接下氣地。

「誰要你依我！我說你怎麼回事，你帶我們到這窪子是不是……！」

「是約好的……！」

「跟誰？——跟敵人麼……！」

「是的……他們先送來兩萬……！」

「銀子錢！」

「銀子錢……現在他們全伏在四山上等着……」

「還有呢？」

「沒了……」

「伙計！余隊長又叫起來，「咱們怎麼着？」

「幹了他！」

「請昌大爺吃黑棗子！」

大家笑了。

「饒……饒……昌大爺唱着，「我跟你們是……」

拍拍拍——昌大爺腦袋上開了花，一隻眼珠子不知飛到了什麼地方。

余隊長跳起來站着。

「伙計們！咱們要死要活？」

「要活！」

「要活！」

「咱們打出來，咱們幹袁昌榮就祇爲的要活！」

「幹到底——咱們要活！」

「要活！」

這回又像是回聲，四處嚷着「要活！」「要活！」

「伙計們！」四隊長叫，「咱們上了當……咱們的四面全是敵人……咱們要衝出去！」

我們把槍擎得高高的。

「衝出去！」

「別怕什麼鬼子！」

「到咱們弟兄那兒去！」

「衝出去！」

「衝出去！」

「讓我說句話！」余隊長招着手叫別嚷。「咱們從東邊谷口來，現也從那谷口子衝出去——到雞冠
磧去！」

我們都跳了起來。

「準備衝出去——咱們就祇一條路！」

余隊長跑到他那匹馬跟前，左手抓住保險鑿，一跳跨了上去。

「準備呀，伙計……手溜彈帶好了！」

什麼都準備得快極了。我們誰都心跳着。可是不知怎麼回事，誰都怪高興的。我們要活：我們祇一條路。不管鬼子怎麼着，我們總得衝。

一隊一隊像水蛇似地流到谷口子了。

「鬼子！」

「衝出去呀，媽糕操！」

「殺呀！」

手溜彈扔了出去了。步槍，手提機關，大刀，都怪叫起來。

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拍拍拍拍拍拍拍！

我們的人倒了小半，可是我們衝出了谷口子。手提機還在谷口子邊掩護着我們退……

「你們走……你們走……別管我別……」

沒了老余

眼淚這東西真奇怪，牠竟嚇也嚇不住地直淌下來。

老余升天罷，好好睡着罷。我們……

於是我們到了鷄冠砬。

「兄弟呀，兄弟呀，媽的！」

追

「啊哦——哦哦，哦！」

秦祕書打着呵欠，把兩條膀子舉得高高的。他晒了晒嘴，又俯下腦袋來看桌上那本書。

掛鐘滿不在乎地響着，幾位同事在談笑着，互相討着便宜，還有意無意地把話題牽到一些女同志身上去。連勤務也吱吱咕咕的好像在說着哪位官長的隱事。

「討厭！秦祕書想一點正經事不做，祇瞎扯！」

他拿手在翦得平平的灰白頭髮上抹了一把，舌尖頂到了上唇上，眼睛緊對着那一行行的五號字。太陽穴那里有點發漲。

「唉，討厭。幹麼現在的書——字都是那麼小呢。」

後面忽然有人提到了他秦祕書。他臉一熱，回頭衝着別人笑一笑。

「秦祕書，秦祕書！」那位章科員對他幌着手，「請你做個見證：孟密司的確是女權會的委員，是不是？」

其餘幾位就提高着嗓子吵了起來。一面還打着哈哈。直到秦祕書開了口——他們才一陣風似地平息下去。

這位祕書把書合上。腦袋搖了一個圈，還維持着那付笑臉。話來得慢條斯理的，聲音放得很低。

「噲，噲，是倒是的。但是孟密司——」他搖搖頭苦笑了一下，「噲，其實是要出出風頭而已。她們能做什么事，她們如果婦孺也可以救國，那我們……」

他照列把下面的話梗在喉管裏，並且格格格地笑着。一面又努力撮着嘴唇——不叫牙牀肉露出來。有幾雙貪饞的眼睛到看了朝西的窗口——那邊那位女同志一直沒理會他們，祇一個勁兒臨着她的張遷碑。

個子頂小的劉科員，聳了聳肩膀，吐出了句俏皮語：

「管牠呢！國家橫豎不是我們這幾個人的。」

他忍住笑來看看其餘的臉上，有沒有什麼反應，乾咳了一聲。

章科員接了上來，裝着付摸捉不定的正經臉色：

「不過秦祕書倒是關心國家大事的。」

那位祕書覺得身上有熱辣辣的東西流過，彷彿給說破了什麼丟臉的勾當。他忸怩地笑着，把那本書小心地推開，讓自己的胳膊擱上桌子。

「章先生總是同劉先生唱雙簧，哈哈！」

瞧瞧角落裏的兩個勤務，又瞧瞧那幾位同事，他覺得他應該解釋幾句。於是他腮巴上的弧形皺紋漸

漸往嘴那里收縮，腦袋輕輕點着，用種辦公事的派頭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他並不是喜歡那套什麼時髦東西，祇不過想看看那些新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是——「噯，真討厭！——」往往看了許多——還不曉得牠說的是什麼。總是「的」「總是「的」……字又那麼小……」

停了會兒又說：

「噯，不過自然他有許多好書。譬如這個問題……」

章科員用力點一點腦袋，哼了句「是啊」，就沒那回事似她跟劉科員逗起梗來。他倆提高嗓子嚷着，弄得四壁都嗡嗡地起了回聲。

仍舊是那一套——什麼孟密司，什麼冰淇淋。秦祕書還打算談幾句正經話，臉對着他們等了好一會。末了他祇好把那本書拖過來，輕輕噓了一口氣。

「奇怪之至！」他一搖頭對自己說。「他們沒有兒女啊，難道？」

他帶着驕傲的臉色——把那本書在摺着角的一頁上翻開來，一面忍住呵欠。他眼睛老釘在一個句子上，在肚子裏反復念着：

「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也日趨尖銳化了……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

可是那些嘈雜的人聲總叫他讀不下去。他煩燥地皺皺眉毛，把脊背靠到後面。他拿煙斗來裝上了淡巴姑，盯着前面那張辦公桌出神。

他想到了他兒子的前途。

「克寶將來呢？」——一提到這個，他就感到有千萬條繩子亂結在一堆，叫他腦袋發漲。

那孩子也許算得上是個好的。吃呀穿的都不講究，祇在書上花了些錢。那孩子盡看些許多「的」字

的文章，許多倒裝句子的小說。唉，有什麼用呢，但是？

秦祕書緊緊咬着煙斗，讓唾涎滾進了管子裏——吱吱地叫着。

「將來大學畢業——頂多也不過當個科員。」

接着他又想像克實坐在那張辦公桌上，一面擬着稿，一面跟同事們談到什麼冰淇淋……

忽然他很快地把那本書裝進皮包裏，看了看鐘。他決計要跟克實再切實談談這個問題。他這下子就再用不着啃這本書來傷腦筋了。

這天他一回到寓所，連拖鞋也沒換上，就走進克實的屋子。

他瞥見那小夥子在寫什麼。他一進去，那個就拖一張報紙來蓋着，兩肘擱在那上面，手托着下巴。可是他用種很了解的樣子往那邊瞅一眼，滿不在乎地坐上一把太師椅。

爲了要努力使自己別太莊嚴，別叫兒子害怕，他說話的聲音放得特別低。

「今天我又想到這個問題。」他腦袋畫着圈子，用種商量的口氣說。「你到底——你高中畢業之後，學哪一科呢？」

兒子抱歉地笑一笑。

做父親的拿手摩着鼻子——冰冷的，倒有種清涼的感覺。他又說：

「你自己不主張升學，固然。但是生活問題……噯，生活問題呢？在現在社會上——無論如何，資格還是要講的……」

他一住了嘴，沉默就像是個固體的東西——緊緊地擠到了他身上，叫他感到了一種壓迫。

這孩子遇見他那批評同學的時候就儘是不閉嘴。可是在他爸爸跟前——唉，怎麼的呢？自從他母親死了，他姊姊出了嫁，這兩父子就一直沒離開過，並且這個做長輩的從來沒擺出過什麼嚴厲的臉色。

「他還是有點怕我。」秦秘書想。可是不知道爲什麼——這種念頭反而叫他安心，叫他平素那種失掉了什麼似的感覺給沖淡了些。

於是他把聲調放得更柔順了點兒，對他現在這種生活發了點牢騷。他認爲吃飯不容易，他混了這麼多年，到了五十九歲還依然是個祕書。這里他歎着氣，拿手在眉心裏抹着，又擦擦額頭。

末了他試探地發了幾句議論：

「一個人要進步，固然。但是衣食的工具不得不有一個的。所以我——噯，你看呢？我還是主張你學工程。」

克實把眼睛空洞地對着前面，似乎希望老頭兒快點走。嘴裏隨隨便便地答：

「我數學不好嘛。」

「那倒可以預備起來的。呢？雜里骨董的書少看些，外界的是非不要去管牠，專心在數學上用功。」他等着他兒子答話——閉了會兒嘴。

「其實——你現在這樣真叫我不放心。萬一要有點那個，我以爲……」

這些意思克實早就明白。他父親婆婆媽媽地常對他這麼囑咐着。這小夥子就照往常一樣，露出那付這總是說不清的煩勁兒，很急地幌一下臉。

「你總是這樣。」他敲着那堆豐滿的印堂，聲調有點不自然。「除開辦公廳——世界還大得很哩。當工程師也好，當祕書也好，我們沒工夫想到那上面去……」

克實大概覺得自己太使性，說了就賠罪似地微笑一下。

那個沒再言語。他看看窗外青灰色的天，看看已經模糊下來的那架書，把電燈開開，就回到自己房裏去了。

「我何必干涉他呢？」他難受地責備他自己。

他知道他兒子歡喜文藝，幹起數學來準太苦。於是他感到有個疙瘩釘在心上——連自己也不明白這到底是什麼。

屋子裏漸漸暗了下來，祇有靠窗的桌上——還瞧得見那些雪白的紙，擺得挺整齊的書。他要開燈，手可在半路裏停了下來。

這黑暗點兒的空氣於他也許適宜些。他躺到了藤椅上，用脚把一張椅子鈎過來攔着腿。他抽着煙想着。

有許多事——自己還看不開。兒子漸漸離開他，怕他，一定是爲了這個，唉。他閉上了眼睛。

「不要資格就讓他不要資格好了。他將來可以做高爾基……」

可是他總有種不滿足的心情。彷彿一個失掉了的東西已經找到了，然而不是本來的那一個——沒有本來的完全也沒有本來的合用。

他聽見隔壁搬紙的聲音，又聽見隔壁慢慢的腳步響。

「克實，克實不要寫了罷，要吃飯了。聽見吧？」

「我沒有寫了。」

「唔……你寫的是什麼——小說？」

「一篇雜文，不相干。」

停停他又很內行地問：

「談文藝的吧？」

這時忽然有個奇怪的想頭在他腦子裏電光似地一閃：將來他兒子的傳記裏——得提到這位中國高爾基也受過他父親的影響……

心窩裏一陣麻癢癢的，他身子就像開足了發條一樣——有力地站直起來。

一開了燈，他用種要搏鬥的手勢打皮包裏掏出了那本書。他怎麼也得把這些文字啃進去，叫克實老是跟他在一起。每逢星期日他兒子就得跟他在後湖坐船，跟他看電影，甚至於跟那些毛脚毛手的同學們都疏遠了下去。

於是他專心對着書本子，一字一字地掀動着嘴脣。

「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化了……」

同時他又想像着克實跟他談到一個什麼作家，談到中日問題，連上了牀也一直吱吱刮刮的，克實興奮得嗓子越提越高。

他呢——他到了適當的時候就得很慈愛地勸兒子安息。

「明天再談罷，好吧？今晚是講不完的，帝國主義是……」

嘴脣不知不覺動了幾動。可是他念頭一觸到這些議論——那些字句就全成了不連串的模糊東西，似乎那是從另外一個世界鑽來的，跟他自己不相干。

唉，真不容易。這些東西怎麼構得上嘴呢。

一直到吃晚飯，他又在對付那本書。他眼珠照着那句句子的長度——一上一下地打來回。

他覺得頭疼。頰子也發酸，鼻孔像給這些五號字堵住了。

「嗨，討厭！」他壓着嗓子叫。「盡是些鬼話，盡是的外國人都是強盜——要搶中國，這就行了。牠偏偏要牽涉這麼多，說這麼一大套……什麼東西……」

這晚他肚子裏飽飽的，不大想吃，不過他爲了要叫自己相信他的胃腸沒有什麼蹩扭，拚命地裝進了兩碗半飯。

第二天他仍舊帶着這本書到辦公廳去，另外還在皮包裏裝着一部長廬漫錄。他對「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發着楞，生着氣。

那位章科員走過來問他這書好不好的時候，他竟有點奮激起來；

「怎麼能說牠不好呢！這種書你要是批評一個破字，那——」那些青年就罵得你狗血淋頭……」

他臉子發紅，鼻子漲大了些，隨後又笑了，笑行一下深呼吸。

現在那一個問題又亂線一樣在他腦子裏打着結：這問題比到國際情勢，比到中國的出路什麼的，還重要得多。他摸着灰白的頭頂，又在後腦上搔着，打算把兒子那頂含糊的一面——悟出個道理來。

對他家那個克實——他有許多事情想不通，那孩子彷彿簡直不知道他們家鄉裏還有田，不知道老頭兒是什麼地位，祇任着性子寫些偏激的文章。

「其實……」做父親的對兒子吃力地陪着笑，一面隱隱覺得所寫的那些人物是影射着他自己，「其實靠租穀的人——並不一定是剝削他們中間有許多倒對那些佃戶很體貼，很客氣的……還有，你寫的那個薦任官，是不是指那個……呢，你是有模特兒的吧，嗯？那未免太卑鄙，太——」

然後他裝着事不己的樣子，格格地乾笑起來。

他還打算提醒這個中學生——會考期來得那麼近了，爲了怕出什麼岔子，他認爲他該少管些閒事，少看些閒書。可是看着他兒子那一臉執板勁兒，他這些意思忽然好像澆了的水似的——分散得聚不攏了。

那天——結果他祇是暗示了幾句：

「你姊姊進了這許多學校，考試起來總是五名以前。操行也好。連小過都沒記過。」

「那不難。」克實很平靜地說，「祇要把教科書念熟就行了。操行的話——祇要裝做個白癡，九十分是會有的。」

這孩子！——他總是這一套！彷彿他現在的生活是跟他自己不相干的！

秦祕書就拿手使勁抵在辦公室桌上，瞪着眼對同事們吐着自己的見解。聲音提得相當高，字眼說得挺用力。似乎他這幾年來受到了的某種傷害——要在這儘量報復一下。

他斬鐵截釘地說：他不相信姑孀之輩會幹出什麼事來。

「他們好高務遠，不落邊際，而又自以為是。中國之所以糟，也未始不是他們的……」

辦公室裏幾張嘴都活動了起來，發表着各色各樣的意見。向來不大開口的那位邱書記官——認為女子也有女子的能力，有時候比男的還幹得周到。章科員可主張老邱請一次客，因為他討好女子，準是在進行吃誰的冰淇淋。

劉科員照例附和着，怪俏皮的樣子嚷着：

「一定是孟密司那隊娘子軍裏的一個老邱！既然跟了娘子軍去救國，當然會請客的。不然他就是漢奸！」

另外幾位談到了學生們的救亡運動。他們問秦祕書：

「你少爺進的那個學校呢？」

那個等別人都靜下去，等別人正經着臉色對着他，然後心平氣和地說：

「唉，他們倒是——他們功課太緊。我那小孩子祇有工夫預備會考。唉，暑假也還有得忙哩：要投考大學……」

說了看看大家的臉，舌尖在上脣上舔着。可是一下子他忽然感到他心頭變成了空蕩蕩的，好像有誰一把抓走了身體內部的一些什麼。他搓着的兩隻手似乎有點發軟。

五分鐘之後他點着了煙斗。大概他爲了要補足那個說不出的缺陷，他又翻開書本子來。他埋怨自己似地想着：

「何必慮得那遠呢！年青人總是這樣的，況且——說不定他有他的道理。在祇要他不會泯滅了他那良知……」

兩手捧着腦袋，吃力地睜開那雙發漲的眼睛，彷彿要把這本東西整個兒塞進眼眶裏去。他知道祇有靠這條路子——才能够叫他兒子假在他身邊。

就這麼着。他這個星期裏面——把這本書讀了上十頁，把一個個字硬吞下去，並且死記記那些術語。另外還埋着頭看了小半部高爾基的母親。星期六提早回了家，他就鼓起勇氣來發點兒議論，一面看着那個年青人，好像小學生在講臺背着演詞，怕老師說他講錯了似的。

「唉，一個人進步起來真是講不定你看母親……」

他歎着氣，腦袋在空中畫着圈子。

克實兩手又在後腦勺上，眼睛緊釘着老頭兒，用種很平淺的聲調答道：

「那是。不過她的進步——不單是靠人家說服，也不單是靠書本子。」

「那麼是——」

「主要的是她的生活。」那小夥子的臉上熱得熱心了些。「她的生活給了她頂大的教訓。那些理論祇不過提醒了她一下就是了。」

這個似乎全身都來了勁，胸脯往前面伸出點兒！

「對了對了生活……醜，一點不錯。生活的教訓……唉，生活的教訓……唉，你看多重要！嘖嘖一個人
的生活，真是……」

於是他談起那些同事們的生活。左手拿着煙斗，剛要送到嘴邊又挪開了，祇用來輕輕地打着手勢。話
定來得慢條斯理的，臉上還有點忍不住要笑的樣子——「嗨滑稽滑稽。」

最後他把題目扯到了那位孟密司身上。他用種談家常話的派頭，敘述她活動了一些什麼。他沒加什
麼意見，並且還小小心心挑選着一些字眼不叫自己有一點點稱讚的口氣，或者輕蔑的口氣。克實微笑
着。

「她們——沒有什麼的，祇是說幾句漂亮話，號召一班人，將來好選她們進議院就是了。」

那位長輩發了楞，眼睛裏發了光，就像聽了什麼意外的好消息。他用牙齒咬着煙斗，使勁抽了兩口，然
後又帶着斷然的手勢把牠拔出來。

他的起身——幾乎是跳起來的。

「醜——真不錯，真不錯！」他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勝利勁兒。「真是的，唉！她們有什麼道理呢，她們！
……什麼也不懂……思想不正確。比如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嗯，她們懂什麼呢……」

兩手擺動了幾下，瞧着兒子一會，他就在屋子裏踱着。他身子彷彿浸在了溫水裏，那種暖暖的軟綿綿
的感覺使他很舒服。

看來他兒子還是跟他很接近。他們爺兒倆——什麼見解都差不多。竟好像是天生成的——在他們
秦家的血統裏凝着的東西。

他在書桌邊停了步子，把熄掉了的煙斗點上火，又對女權會批評起來。他反復地說着——

「我也是這樣的意見……你竟跟我有同感……」

那個年青的噓了一口氣：

「對她們——那倒也不要看得那麼單純。其實她們也做了一點兒事。」

「做事——做什麼事？」

「救亡工作。她們也到外面去宣傳的，據說。」

「但是她們有什麼思想呢……比如國際情勢……」

克實緊盯着他，他什麼話都給堵住了吐不出來。爲了要避開那個的視線，他又裝了一斗煙。

在這靜悄悄的場面裏——似乎看得見夜色一陣陣打窗口滾進來，打地板升上來。於是這裏的空氣給凝得緊緊的，膩膩的，叫人連呼吸都不大靈便。

末了，做父親的好像要拓開這個僵局似的，他提議道：

「呢，新開了一家四川館子，去試試看罷。你去邀你那兩個好朋友來。」

「今天明天都沒有工夫，」那個要求他原諒地擡起了臉，「我有約會。」

沉默了好一會兒，秦祕書問：

「那是——討論什麼問題呢？」

可是兒子回答的——他沒有聽進去。他眼珠鬥了攏來，看着那個一亮一亮的煙斗。他內部也彷彿給這兜火炙着，胸口那里熱辣辣的。

他歎了一口長氣，歎克實一眼，回到自己房去了。

「明天呢？」他問自己，心頭發了一陣緊。

一想到放假的日子——他就感到了一種壓迫。別人都有兒女陪他們玩，陪他們談，來酬謝長輩六天裏裏工作的勞苦。可是克實——唉，好像這個父親竟不存在似的，祇顧自己去找那些毛脚毛手的小伙子。

星期日這天怎麼消磨法呢，他……

他坐了下去，又站起來。一會兒腿子又頓得發了酸，於是斜躺到自己牀上。

「看罷，他們今天一定是商量那一套下鄉……宣傳……要弄到學校裏除名——哼，自招自受……」

……

隔壁繆里索囉的，接着又聽見皮鞋響。克實似乎動作很輕很小，說不定是覺得有點對不起他爸爸。隨後可響起了固執的步子——進了房門。

「爸爸，你不去吧？」

「我有什麼地方好去呢？」

那青年剛要跨開去，可又遲疑了一會兒。手裏拿帽子旋轉着，帶着可憐對方似的眼色瞧着牀上。爸兒倆的視線互相射着。誰也沒再開口。

「沒辦法，」克實想，很快地帶上帽子。一記起一個同學叫他去改造他爸爸的那些話，用很重的步子慢慢拖出房門。

這孩子並沒把老頭兒看得比別人父親高明些。有一次還聽見他壓着嗓子跟他同學說過這些話：

「我並不因為他是我的父親，就要硬撐着他來跟我們一道幹麼呢？白費時間就是了。」

這位父親抽了一口氣，跟着又來了第二聲。他胸脯總覺得有什麼緊緊縛着。腿子在牀沿上也攔得發了麻。他把煙斗使勁往桌上一摔，靜靜聽着窸窣的皮鞋響——連屋子都給震得一跳一跳的。於是一下下低微下去了。

他在肚子裏噙着，好像在教訓兒子似的。

「到底不徹底……何以就斷定人家一定不會前進呢？母親那部書……甚至於沒受過教育的也可

以進步，並且是女的。」

四面靜得怕人，幾乎連自己的存在不存在——都有點疑心起來。錢躲在什麼地方嗒嗒地響着。他更加覺得寂靜，彷彿這是個沒有生物的世界。

這天晚上，他一個人到小酒店裏喝了斤半竹葉青。他用種瀟灑的步法踱回家來，袍子下擺往兩邊幌着。他想：

「一個人——祇要能够自得其樂。」

沒有兒子的——也照常活了下去。嗯，真是的：自己已經到了五十幾了，何必還在這麼地方費心思呢。可是他瞧見有一老一少對面走了過來，微笑着談着，似乎天地間就祇有他們兩個人。年青的那個穿着一件藍布袍子——顯得很鄉下氣，可還驕傲地瞟了他一眼。

他站了一會，眼睛送着他們漸漸遠去的背影。他搖搖頭：

「未必是兩父子……」

回到屋子裏之後，他又感到空洞得受不住。他覺得有一肚子話要對誰吐個痛快。他想到那位拔貢出身的杜科長，又想到嘻嘻哈哈的章科員他們。

那些同事——有些見解倒的確很實際的。

他點着了煙，把洋火狠狠地放在桌上一頓。

「好好的功課不管，憑空講求什麼思想，思想！——一天到晚看些鬼書……」

於是他決計要跟克實談一次，他得用嚴厲的口氣去命令他兒子——「你給我升學！你給我學工程！這麼着就不用着再去談什麼矛盾，什麼尖銳，做父親的也不必趕着去硬背那些書本子了。」

「一定！一定！」他斬鐵截釘地說。「不然太不成話……」

第二天起了牀，他全身軟癱了似的沒一點勁兒。他嘔嘔嘴，記起了昨晚那種興奮勁兒，他覺得那彷彿是前一輩子的事。那些想頭簡直是酒精蒸發出來的。

他想怎麼可以強迫他呢？要是鬧翻了——他走掉了呢？

「現在這些年青人啊——你祇好將就將就他。」他在辦公廳看着書的時候，臉紅紅地對杜科長說。他抹抹平頂的灰白頭髮，眼睛沉重地釘到了那版小字上面。耳朵邊響着章科員跟劉科員的笑聲，勤務們的譏諷咕咕，他覺得額頭一下下漲大起來，好像有誰在裏面吹着氣。那些捉摸不定的文句碎成了一截截的，在他的腦子裏搖幌着旋轉着，他感到頸子有點支不住頭部的重量了。

脊背往後面一靠，他失望地歎了一口氣。

「唉，真是的。頭髮都白了，還來看這些不相干的文章，跟着談不相干的大題目……真莫明其妙……」

他打了呵欠，馬上又縮起嘴唇——包住了牙牀肉。

「真莫明其妙！」

這要休息了十多分鐘，他重新拿兩手抱住了腦袋，俯下臉去——搬動着嘴唇一字一字地念了起來。

豬腸子的悲哀

車子進了站，就懶懶地噓口氣停下來。

我跟所有的乘客一樣，感到得救了似的想到，到了。我提了我的小提箱下車。人闌闌地忙着，搬夫站在窗外對裏面叫着：

「這里，先生，這里！」

他們就把些行李鋪蓋壓在他們的歪肩膀上走着，腿上一條條的飢肉在活動一些娘們兒懶懶地披起她們的大氅，跟着蒼白臉色的男子們緩步出了月台。每人都似乎有點疲倦，像都是爲了不得已的事才旅行的。這趟車子裏我相信想謀事的人最多，可是當然也有只是來玩玩的人——據我知道的就有個某大學的觀光團。而現在，這些觀光者也不見得怎麼興高采烈，他們都绷着臉，彷彿這次的觀光只是替一個不相干的人盡義務似的。

雖然在車上坐了七八個鐘頭，現在下車走了幾步可就感到很吃力的樣子：我的脚停不是我自己的，別人走我也走。

在我前面五六碼遠的地方有個男子，他算是例外。他似乎非常高興，走路幾乎是跳着走的。時時拿手去弄弄頭上的帽，一面搭着他的搬夫談話。不知他們談些什麼，常常聽他迸出笑聲。說着：

「哈哈，那好極了，那好極了！」

我想這位先生一定得到了委任狀，再不然就是來會他打得火熱的女人的。一個幸福極了的人往往耐不住寂寞，無論抓到一個什麼人就成了他談話的對手了。

走快幾步，我緊跟着他後面。

這位先生有時側過臉來瞧瞧，他帶眼鏡的，臉子瘦削很白。

走到檢查行李的地方，我跟他站在一起。

我的小提箱給那些兵士檢查之後，我發見這位先生在注意瞧着我。

他的整副容貌投到我眼裏，瘦小的個子，歪肩膀，兩個顴骨上有一點雀斑。他像我一個……
瞧着瞧着他叫起來：

「你……老張麼？」

我驚異地：

「哦，你是」

「哈哈，那好極了，那好極了！」

我們握手。

他是我中學同學，大家叫他豬腸子。畢業那一年我們很要好過的，我到北京還跟他寫過信，以後沒通過消息了。以後在雜誌上常看見他的文章，接着讀過他所出的書，現在他是中國一個有名的作家。

「那好極了，那好極了。」他說。「你現在怎樣？你好麼？你還記不記得同學都叫我豬腸子？那時候還有老鼠……你以後看見麻子沒有——你看過他的詩麼……老先生的批評文字你讀了沒有，他現在在那裏當教授，哈哈，他那八字牌……我的文章你覺得怎樣？你對於文藝喜不喜歡……在這里遇到你！」

我們同走出車站。

「你住旅館麼？」

「不，我有親戚家可以住，你呢？」

「中央飯店，你親戚家在哪里？」

我告訴了他。

「那好極了，那好極了！」他說。「我們可以叫輛汽車，我們同路的，你沒有什麼行李了麼？」

豬腸子表示得非常親熱。在汽車上，他先問我這回來預備就攔幾天，接着他說他打算多歇些時，又問我的近況。最後，他告訴我，他此來是有個最詩意的使命的。

「爲女人麼？」我問。

「哈哈，」他拍拍我的肩。

分手時他叫我在親戚家安排好了就去找他。

「無論如何要來。我有許多話要告訴你。我請你吃晚飯。」

晚上我和他坐在一家很光燙的館子裏豬腸子喝許多酒，沒命地抽着烟。

「我現在烟酒一時都不能離了。」他又乾了一杯。「我從前是不喝酒的，你知道。但是現在似乎不了。我並不是需要什麼刺激，不過很難說，也許竟是爲了生活太空虛之故要點刺激之類也未可知。你別以爲你老同學很快活，雖然是裝着快活不過的樣子。像現代那些感覺到時代最尖銳的一樣，我也有苦悶的老張，我不過只是跟老同學你說說的，別的人我不願吐露我的心情——心情這兩字也許用得妥當，或者不如說是思想，或者不如說是生活態度……唔，都不對，應當說是思想與生活之和對的，就是這東西。這東西我沒告訴過人。在我文章上也沒寫出過真的我。」

雖然說着這些話，但他臉上還沒一點苦悶的痕迹，他還是很高興，豪放地把酒一杯一杯灌到肚子裏去。說完他格兒格兒笑起來，像說了別人的可笑故事。

「你現在倒不大寫東西。」我說。

「對了，正是這緣故。」豬腸子又笑起來。「我近來只翻譯點東西介紹一點。我自己不寫。」

他給我倒杯酒。

「再陪我一杯。」

突然他又抓住我的手。

「不想會到你哈哈，那好極了。那好極了！」

停會他又說：

「我應當把我這幾年的事告訴你麼？」

他說中學畢業的第二年，他加入了無政府黨，以後又加入共產黨，以後他什麼黨派都不幹了。他在那些黨的時候，從沒把色彩塗進他的作品裏去過，他依然寫着個人的抒情的東西。他幾年來的生活一部份是靠教書賣稿維持，現在他稿子可以賣得很貴，出版的刊物都以放進他的名字爲榮。可是現在他不創作。他說他是一「不敢」。談到這裏他就十分覺得可笑地笑起來。

「老張你知道，我是沒用的人。但我竟知道這世界在怎麼走。我不知道你的思想怎樣……我最不受談思想，談思想有屁用，歷史總不是幾個思想家談進步的，對不對。我今天是遇到了老同學，我最想傾吐一下夥計，再來一壺酒！」

他把手裏的烟屁股扔掉，又點起一支，用種半坐半躺的姿勢賴在椅上。

「我從前寫些跟時代無關的作品——這是我自以爲與時代無關的。我現在知道我錯誤了：無論你怎麼寫，總逃不出時代的，這是一二呢，你一定要承認時代究竟是太有力的東西，你承認麼？」

「那當然。」

「他也相信，那好極了，那好極了。夥計酒，酒怎麼啦，喂！」

「在那里燙着哩，就來。」

「不要燙了，快拿來，快！」

他於是又掉轉腦袋來向着我：

「時代究竟是有力量了，太有力量了，使我不敢寫東西。要是叫我寫醇酒婦人，或者叫我讚美頹廢，或者叫我寫我現在這種不三不四的生活，我都可以把他寫得很好，很迷惑讀者。但是時代不許，時代叫我們寫新的東西，而我呢真是糟透，我的生活，我的意識，我所受的教育，總而言之，我所有的一切，都還是舊的。寫新的東西寫不來。老張你給我想，我只好逃避創作，不逃避是沒辦法。寫舊的東西賣還是賣得掉，但

那真是所謂——出賣靈魂！哈哈。」

夥計拿了酒菜，他趕快搶下那壺酒就倒，彷彿遲一步那酒就會乾去了似的。有雀斑的顴骨上勻着兩片淡紅色，像被太陽晒久了的杏子。滿滿一杯又灌下肚，他更高興了。

「老張你再喝上點兒。我們再添上個什麼菜，你不要替老同學省錢。我有的是錢。豬腸子而今是布爾喬亞子。」

他大笑，氣都透不過來。

酒愈喝愈高興起來，他用筷子在桌上敲着拍節，拿鼻子唱着 *Quimen* 裏的歌曲。過會又瞧着我笑。

「你喜不喜歡音樂？」他問。

「喜歡但不懂。」

「音樂真是可愛的東西。」他筷子還在敲着。「現在 *Jazz* 樂似乎很流行，這只是布爾喬亞的旋律。咱們中國人拚命在追這種輕快的音樂，真可憐，都沒想到牠是走到末路了的藝術。」

從飯館走出來，迎面撞到點微風，感到很舒服。

「老張，我沒料到在南京也有生活。」

停停他又：

「你生活得很規則麼？」

「還可以。」

「那好極了，那好極了。」他揮舞着手。「生活定須有規則。什麼浪漫哪，頹廢呀，現在說來只是個骷髏。」

我們還應當生活得刻苦一點。把我們那倒霉的舊意識克服了固然重要。可是尤其重要的是做到克服生活這一步……今晚酒可真喝得痛快。真痛快。我們去找家 *Café* 喝點東西好不好……此地有 *Dance hall*

沒有……我們再談談罷，你不討厭我吧，哈哈。」

第三天他上午到我親戚家找我，要我陪他遊燕子磯。他是坐了汽車來的。

「老張，你今天陪我玩一天，明天我可不奉邀。明天有個女人陪我上棲霞山。這女人我不願給老同學看見，一看見，我的自尊心掃地了。」

他大笑。

「爲什麼看不得？」我一面跟他跨上車。

「因爲不漂亮，Miss。」他用手理頭髮。「像我這樣，找女人的條件不具備了——當然不說臉子，我的臉是長得糟透了的。可是別的不客氣，什麼都有了。像我這麼的人，找上那麼個女人，可真有點掃面子。她真太欠漂亮哩，先生。」

「她是個太太們麼？」

「哪里！要是個別人的太太，於我面子沒關係；情婦似乎不用掌臉子來裝飾的……就因爲她是小姐呀……路不平，坐車子真不舒服！」

豬腸子遞支煙給我，兩個人都抽起來。車子裏滾着煙像濃霧，幾乎臉子都彼此瞧不見了。豬腸子把窗上的玻璃放下些。

「那女人的父親很有錢，」他告訴我，「他是東南公司的老板。那位小姐非常會花錢，那當然的。她念書也媽媽糊糊，她好像進學校專門是爲跟同學們研究白花印度網幾塊錢一碼，（Leasing）ren 哪個牌子最好。她把極貴極貴的化妝品敷在臉上，簪在身上，可是見鬼，她並不能因此就可愛起來。我的天王爺，我真倒霉，倒霉透了。這麼一個女人哪，是！」

「她跟你有了不得的關係麼？」我忍不住問。

「哈哈，這滑稽哩，老張！」他拍拍衣上的煙灰。「關係很難說：她不是我的太太，也不算所謂愛人，我不過可以毫不費勁地跟她去開房間而已。關係就這樣，但是日後我非請她當我的太太不可的。」

「你愛她，是不是？」

「哪里！我不愛她。」

過會他又說

「我真一點不愛她。但她做了我的太太，我並不怎麼覺得悲慘。我並不夢想我將來的太太要怎麼十全十美，我們夫婦要怎麼愛得要死。我不做這夢。只要你有機會，你可以隨便討個什麼太太，你要是求得苛刻，你會做一輩子餓夫的。但是話又說回來，我如果在另一情況之下，我定得討個比她高明些的，因為我先前跟你說過，我追女人是够資格了。但是——又是一個但是，但是我非討她不可非……非……非那個不可哈哈。」

「你的話使我糊塗。」

「使你糊塗？哈哈。」他把手裏抽剩的烟棒刊窗外。「我告訴你罷。我太會花錢，我過日子要過得舒服，你懂了麼？我賺的錢不够我用，家裏當然沒錢寄來。我家裏給匪徒幹完了。於是乎……於是乎……說起來真够滑稽的。於是乎我就巴結許多闊氣人，他們時時給我錢用，因此我住得起中央飯店，坐得起汽車，逛燕子磯，昨晚也能花十幾塊錢請你小吃。我每月單是我一個人差不多花到五六百塊，這樣生活下去，就非這樣生活下去不可。那女人的父親呢，他是我錢給得最多的。他只有一个女兒，沒兒子，他就看上了我，懂了吧。老張，這真悲哀，對不對。我要是擺脫了那女人，我錢就不够用了。我是預備賣性哩……我知道你要說：「你不會少用些錢的麼，苦一點，不用那東南老閩的錢，你便可以擺脫了。」但是你沒處我的境地，大錢用慣了的人，一下子縮小了他定得生活不下去，這是沒辦法的。我這也是一種生活法，有錢，有方法享樂，閒時

弄點稿子——老實說，我的弄稿子並不爲的什麼大題目，也不爲稿費，只是種消遣。一個人太閒了，究竟要感到無聊的。我弄這些稿子，倒也沒人罵我落伍，因爲我只是介紹自己，不說一句話，當然也更沒人當是我擾亂公安了。」

汽車停住了。我們下車走着。

遊人很多，汽車馬車都擠在一堆。既然都是能够叫車子到此地來遊的，當然也都是能够把衣裳穿得光光燦燦的了。豬腸子可皺皺眉，把下唇披了一下：

「你瞧，每個人都要裝點得像紳士一樣。這裏面也許有窮光蛋，但是他還想爬上去，還不肯把紳士的外皮剝下來，因爲這是丢面子的事情。」

我們走着不平的泥路。一些並不好看的鳥從這顆樹跳上那顆，尖聲地叫着感歎詞似的字，人們一走近那樹，牠就飛逃了。樹葉蒸發出一種特有氣味，這裏面還和着糞臭。農家的狗瞧見我們，老遠地就叫，我們到了牠身邊，牠反跑進家去，等我們走過了牠，又怪有勁地叫起來。

豬腸子按着脚步又哼起他的 *Cumina* 歌曲。這麼着一直上了燕子磯。

向西望， $\times \times$ 有個工廠，在淡淡的青空下描下牠灰黃色的輪廓。

「對了，這裏是 $\times \times$ 。」豬腸子獨自地說。「叨光叨光，帝國主義的手伸到這碼頭上了。」

他坐在一塊大石塊上，面對着江。

「老張，我跳下去好不好？」他笑。「人說坐這石頭上看江感到種死的誘惑，我現在好像並沒感到。要烟不要？」

於是拿根烟給我，擦了四五回火柴才擦着。

「老張，我想到那些老遠地跑到這上面來跳江，我總覺得滑稽。他們那些自殺的人也是叫汽車來的。」

麼？他們在車上想些什麼呢？我真猜不透。」

他迴轉身子對着我，背着江。

「把自殺來當作出路，這究竟是太可憐的。」他說。他臉上有點嚴肅，而且堅信自己的話是對的樣子。「近年來自殺的真多得古怪，這是證明此一時代快走完了，一些神經衰弱的人經不住時代的震撼，而在舊的圈子裏又生活得不自在，就只有死路一條……但是我們呢？」

這里他笑一下，可笑得不大自在。

「我覺歷史是輛車子，要我們去推牠的，說是叫我們坐上車讓車子自己動那決辦不到，你說對不對。現在全世界的奴隸已經開始推動牠了，推動牠了！」

豬腸子顯然激動起來，他手握拳在空中擊着。

「時候到了……你瞧，」指指山下修馬路的人。「他們是偉大的，歷史會由他們創造起來……現在 Masters of Society 已經開始釘他們自己的棺材！」

江風把樹木搖得沙喇沙喇響。江面的波浪遠看來一大塊白色一大塊灰色，破布似的。目空一切的老鷹在高得使人眼眩的地方盤旋，非常鎮靜有把握的樣子。

「找個地方吃飯去罷，」豬腸子說。

我們下了山，緩步走着。修路的工人在東一堆西一堆地吃飯，到處播着汗味和臭醃菜味。

豬腸子掏出一塊有藍花的綢手絹掩住鼻子。

「啊呀，汗臭，真討厭快點走罷！」

回來是下午三點。我回到他旅館裏。茶房交了大批信和名片給他。

我看了驚異起來。

「爲什麼有那麼多大人物找你？」

名片中有兩張是特任官的，其餘也都是些廳長處長。

「你奇怪麼？」他笑起來。「對了，我與他們都混得很好，他們都相信我。昨天我會到這個人，」他指指一個名片，「他問我可願意幹點事。他說有個局長撤了差，現在有兩個人想這個位置，在活動着，我要是願幹，他給我設法。局長我也許會去幹，小點的就沒意思了——太不自由，倒不是爲的薪水少。」

「寫信給你的也是些闊老麼？」

「你看罷。」

有些信裏看得出發信的是有錢人，除了一兩封外，口氣都是很親切的。有一封說了許多笑話，報告些瑣事：哪天賭輪盤輸了七八千，哪天跟女人鬧别扭，哪天遇見募捐的學生，以爲是綁匪嚇了一大跳等等。還有一封是託他去辦什麼公債票的事。

豬腸子把這些信向桌上一甩，坐到沙發上。

「今晚再喝酒，」他說。於是叫茶房拿了瓶白蘭地來。

「老張，你別以爲我快活，我其實很苦，」他臉上像蒙着一層灰似的。「我無法解決我的矛盾。但是我會有什麼辦法呢，我已經這麼生活下來了。告訴你也許不相信，我不說別的，要現在只用一百塊一個月我會苦得生病的。你想，我不在生活裏找刺激我怎能解除我這苦悶……我還得跟那女人結婚。這就是說我還得這麼着生活下去。我感到我沒有出路，但是我只好讓他沒有出路……老張，我將來也許做和尚……」

他又笑起來。

酒拿來之後他就專心喝酒了，一面談着酒經。他說豈明老人的話不錯：酒味算白蘭地最好。不過——
「不過中國製的白蘭地究竟差得多。」

晚上月亮涼涼的，天空上沒一點渣子，清楚得像一盆水。

『我們去散回步罷。』他說。『好月！』

沿中山路走到花牌樓。我們看了幾家書店。豬腸子翻着一本新出的雜誌，翻着翻着他臉紅了起來。他買了一本。

『老張你看這篇。』

一篇短文在挖苦豬腸子：牠說這位作家是歷史的觀望者，他雖然怕落後，但其實已經落了後。他在厚的地毯上，暖熱的電爐旁談談革命，也談談女人。他是……

『真放屁！』豬腸子發了脾氣，嘴唇成了白色。『把我說得那麼一錢不值，老子就真這麼落伍了麼？這是什麼東西！他以為罵罵成名的作家就可以出風頭，我偏不睬他，我要是寫文章回敬他，我還失了身份哩！我不會糟塌我的稿子……他是什麼狗東西！我落伍，他不落伍，他是時代的先驅，真不要臉……操他娘，我老子的文章還不知他看不看得懂哩！他還得再讀二十年書來跟我說話！』

他把那本雜誌扯成幾片，撕得粉碎，很很地拉到地上，微風吹着碎紙在他腳下滾。

『老張，無論如何，說我趕不上時代，我是不肯承認的！』

說了，他打了一個隔兒，噴出很濃的酒精味。他仰着腦袋看月，像沒那回事似地又哼起歌曲來。

二十一 個

我們在白蘆溝休息下來……

走了一天兩晚，腳板起泡，泡破了又起，起了又破，結成一塊厚皮。和襪子死死貼住，襪子脫不下來……身上滿身虱子，打幾下衣服想打下虱子，可是襯衫像郵票似的黏住着皮肉，打不動，褲子雖然在河裏渡過，

現在牠却自己乾了起來，不過比以前黏得更緊些……

大家的眼白成了紅色，眼黑翻了一半上去，像還沒閉眼的死尸；眼眶子一圈黑……腿子發了一點腫，比平素大一圈……

一吃喝過，大家就躺了下來。一躺下連骨頭都軟了，心裏想，無論有什麼天大的事發生了也躺着再說。……老實話：這時候要是有人來了也不想起來的，甯可吃顆把黑棗子……

可是糟糕。躺着不一會，營裏的傳令騎了匹馬到了連部，叫我們高連長馬上到營部里去開什麼緊急會議。

什麼毛病？又得準備了吧？

「操他妹子，管牠，睡了覺再說！」一位兄弟哼着鼻子說。

這事情可不大好，並不是害怕……要是不歇腳，不躺下，再走上幾天幾晚，遇着了敵人倒不怕。可是一休息就完了一休息，別說開火，就是叫你起來走三五步路你也得咒他的娘。可是……

可是大家呼呼地都睡着了……

下午一點鐘左右，營長騎了馬到前面來，幾個連長跑着腿跟着看防務。過了一會，高連長發了命令，叫向東移三里駐下。

弟兄們張開了一半眼睛，在肚子裏呢他的三十六代祖宗。呢只管呢，起來還是起來。大家用手背揩了揩下巴的唾涎，呵欠也不打一個地就起身，背上那些七七八八的擡什子，開始移動……臉上的皺紋裏嵌着灰土，耳朵裏也敲得出土來……顴骨是青色。

「先上水……那邊可沒有水喝。」

不知是誰這麼叫了一聲，大家給逗得做夢似地搶到溝邊，喝了些又上了些，水自然是有點黑的，沙虫

也多。不過也還乾淨，味有點那個。不知你們叫什麼。我們叫做澀。水味有點澀……可是其實上了當。其實那邊也有水，跟我們現在上水的這條溝是通的水也好。

沈振國走在我旁邊。他吐了一口沫，說了句『操他媽』。他好像只是在肚子裏罵着的，不知道怎麼岔關不住，給迸了出來。他那意思我真懂得，可是說不出……他並不是要罵誰。

我想答他句把話……但還是說不出。肚子裏是有個意思，要變成一句話，要叫別人懂得，可難哩。閉住嘴了，我是不大會說話的。

『快點走，』高連長叫。

來興一步挨一步地拖在頂後面，割喫班長的槍柄打在他腿肚子上。

『操你祖宗，還不快走！』

給打一下，似乎就有了點力氣，不過腳子還是提不高。

背部彎着，這時候身上那些鳥東西比以前重得多。他們也隨隨便便，不再叫你『胸脯挺出，小肚子吸進了。』

到了那邊就不許再輸下……

有道理，要一輪下睡着了，大家便得沒命。敵人是在向我們走來着……

『聽來了！』不知那位弟兄壓着嗓子說。

大家歪着腦袋聽。

真的，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步槍響！

『還遠哩。』

是的，並不近。

「準備！」高連長說，「別着慌，大家要鎮靜……我們要取攻勢防禦……要鎮靜……」

大家站直了身子。

有幾個揉揉眼睛，眼白老是紅，眼黑老是灰色。

還是歪着腦袋聽……可是槍聲聽不見了。

站直了身子，又彎了一點下來，眼皮重得只望下掉……有幾個似乎連槍都拿不穩……

可是……

「又來了，聽着！」

「拍拍拍拍拍拍……拍……

近些了，他媽的

還喫什麼鷄巴東西！

正是靜着，營裏的傳令騎着馬飛跑地來，在馬上叫了些話。

「……第三連掩護退却……」

我們的耳朵雖然沒害病，但只聽見一句話：「第三連掩護退却，」掩護退却呀，媽的這就是說，別人退

却，你掩護……

第三連和第一連的人闐闐地移動起來，他們開始退……

高連長只管厲害，可是剛一聽見「第三連掩護退却」，他也變了點樣子：臉子一唵白，白到了頸子上，

耳朵上，像有一桶石灰水向他頭上潑……可是他壓住他自己了。這裏說的壓住，就是他自己先說的那鎮靜。

『別慌！』他叫。『這是咱們生死關頭……別慌……振起精神來……嚇怎麼啦，你！』
 被叫着的那弟兄驚了一下，立即挺一挺胸脯。

高連長又像貓頭鷹似地喊連附們。

『吳連附，你們都來……你們把排上的子彈都分配一下！』

連附們都忙着了：『……陳得標，你交兩排來……何光，你拿兩排去……還有你，嚇……』

『準備！』高連長嘴唇皮緊繃着，說出話好像很費力。『別着慌，這是我們生死關頭……要鎮靜。』

……

接着裂開嗓子叫：

『上刺刀……』

格拉格拉地大家都上刺刀。

槍聲更近……走着的時候瞧見遠遠的白雲，一滾一滾地滾上天。雲散了。剛一散，拍拍拍！——又一堆雲……

再一近，子彈叱叱地飛。

都走着，不由自主地，一個跟一個……心裏空空洞洞的，怕倒不怕，沒有工夫怕。已經記不得自己有手，有腳，有腦袋也記不得自己是什麼東西，只是別人走你也走，別人放鎗你也放，別人逃你也逃，跟着別人做，老沒有錯……大家都在做夢。

敵人挨命喊着，前進着，放槍着……

散開了，緊緊拿住槍，緊得連手都發脹……

『前面發現敵人五百米遠，開放……』

……彎着腰彎着腿，一面扳機子，拍拍拍地打了去。

「前進哪！」王連附跑着喊，「一退就沒命哪！……操他媽，看準標的！」
看準標的，誰不知道。可是都是烟，到處是烟，天下地上。你就看準那「標的」，拍拍的一聲又打了左偏。
不過，我們總也瞧着打，要是胡打，我們子彈不夠就糟了大糕。我們是掩護退却哩。

……拍拍拍！只是拍拍拍子彈叱叱着也聽不見了……

「噁，不好！」來興大腿上帶了花，膝踝子一屈，連身子仆了下來。

誰也顧不得誰。一回頭，來興離我們有兩三丈遠了……

兩邊愈進愈近。好像有誰在我耳朵邊放爆竹。耳朵眼裏都是烟。子彈似乎飛進耳朵又飛了出來。
何光腦袋上帶了花。怪輕鬆地就躺在泥堆里。剛宰了的雞似地抽動幾下就睡了……

都是烟。到處是烟。瞧敵人像隔着一片紗。

拍拍拍叱

子彈從肩膀上掠過。從手肘裏掠過，從胯下掠過……

叱！他媽的帽子打下了。

腦袋呢，我的腦袋。他媽的？

偷出左手模一摸。還好，我的腦袋在着……馬上又扳起槍機來……

敵人就在面前！他們自然一定都跟我們一樣，我們沒有瞧清他們的臉子——誰有工夫去瞧他們的雞巴臉子！——不過他們眼睛也一定和我們的一樣不大張得開，也一定空跑了個幾天幾晚旱路。臉子都

青白着。正在動哩。

衝鋒……

「殺呀，操他媽的……」

「……殺呀……殺呀……」

槍機不能扳了來不及……現在要的是用刺刀戮，這我們叫做「劈刺」。

可是我們當新兵時學的劈刺如今全用不着。從前是擺個好架子，兩腿稍帶一點彎，進一步，手裏的木槍向空處戮一下，嘴裏就「殺」，要是叫得不大好，班長一拳打在脊背上。

「操你祖宗，叫你喝奶麼……叫響些！」

如今一點用不着……誰都沒想要擺個架子。放個好姿勢，叫得有勁……戮出去也不見得按規矩。戮得出戮在別人肚子上，胸脯上當然頂好，不過有時來不得你也會把槍倒過來，拿槍柄子打人腦袋的……

「殺……殺……」

兩邊都叫着，辨不明白是哪邊叫的，誰叫的，只知道叫着的都是我們這類人……聲音都不像本人的嗓子，有時尖些，或者粗些，再不然帶點沙音。

「殺……殺呀……」

除了叫殺當然還有別的叫聲。以外還有幾下槍響，再就槍撞着槍響，刀撞着肉響。

大家都屏住一口氣，死勁砍，戮打說是屏住氣，氣力會大些的……

有幾個刀刺在頸子上倒了……任忠喫一刀，戳在胸脯上，棉軍衣上浸出一塊血，浸開浸開，滿身都是血……敵人把刀子戳進我們華必勝身上，太使勁，刀子一下抽不出，馬上我們弟兄用槍柄打在他腦袋上。開了花，紅的白的濺了出來。

死的人老是先把身子抽動一下，抽動一秒鐘再落氣。可是有一個，我也記不清是那邊的，喫人用刺刀在大肚子上劃了下來。剛一倒，即刻有人一脚踹在他肚子。肚子裏一塊塊一條條的東西，和着一湧血，一跳就

跳出來了，他沒來得及抽動……還有是劈下半個腦的也不抽動一下就回了老家的……

在這裏死什麼幾十雙，真算不了回事。腦漿和熱血攤了滿地……

『殺呀……殺呀……』

有的一直躺下，有的先跪下來再躺。

個個的身上，手上，腿上，槍上，刀上，全糊着紅水，也不知是別人還是自家的。刺刀上的血流着流着凝住了，凝住了又串進了誰的什麼東西，就又有血流着，只要刺刀還是在一個活人手裏，那上面的血老會一層層加上……

腳踫在爛泥似的地上。其實並不是爛泥，拔起腳一看，滿腳都是漿糊般濃的紅血水……

『殺呀……殺呀……』叫是叫着，叫得沒先前的有勁……

可是，我覺得了，我身上壞了一件把東西，手上只流着血，從膀子上流下來。

怎麼樣一來呀，這是？

不知道，自己真一點也不明白。總他媽而言之，我什麼地方帶花了……

可不是，肋子窩裏有點癢而痛……一看，操他……一滴一滴在滴着血。

不知道自己帶花則已，一知道可就糟糕。

膝踝子沒勁了，屈下來了……面前像有成千累萬的螞蟻在爬，接着又是黑圈子白圈子在前頭旋。

『噯，他媽的，』我退了幾步躺下來。

一躺就什麼都不大知道……

後來是，據說，敵人等他們的補充隊等不來，支持不住，逃了，他們只剩得八九個人，據說。（爲什麼不乾脆再幹掉那八九個呢？他們沒有說。）

我們還得趕快退，不然他們又得來！他們知道我們是掩護退却。他們補充隊到了定得追上來的。
……我張開眼睛。

沈振國拿溝裏的水澆我腦袋……

他媽的一看，輪在血泊裏……衣已經解開了，沈振國撕下了一段布將我的傷處紮住……地上是血凍，有寸多厚。東一點西一點地，滿地還有零碎東西。什麼大腿膀子，水壺，槍，肝，腸子，沒腦袋的，穿肚子的，臉上有窟窿的，都橫七豎八騎着……四面散着火藥氣。此外還有一種氣味，勉強要說，就譬如……就譬如……說不出還是死屍的氣味……

打死了兩個連附。王連附受了重傷，抬到老百姓家裏去騎着。我們一走了就管不着他……高連長沒打死，站在後面等我們歸隊……有幾個弟兄在看看帶花的弟兄們，看他們可有救，有救的就歸隊一齊退，沒救的祇好給丟在此地。我的傷不打緊，刀傷。要是槍傷就會痛得不同些，有一顆把黑棗在肉裏面是疼得心都要打戰的……

沈振國拿水給我喝。

「老沈，你沒帶花麼？」我問。

「媽的，喝水罷。」他答。

「怎麼樣，沈振國？」班長後面叫。這混蛋沒給打死哩。

「醒過來了？」沈振國不耐煩地。

「怎麼啦……快一點！」高連長急着叫。

「怎麼他站不起來就丟了他罷，別麻煩……來興快到這裏來。」

來興沒有死……

我站起來了，扶着沈振國走到連長跟前。

來興高興得很重地拍一下我的肩：『噯，你起得來了。』

『小心點，他媽的肋子窩的傷。』沈振國說。

帶花的弟兄們一拐一拐走了過來。起不來的躺在地上喊媽。

點了點人數：不算連長，二十一個，連班長。

『快走！』高連長說。

有幾個走不動落了後。

『他媽的爲什麼不走……槍斃你……』高連長發了火。

『報告連長……真的……實在……連長槍斃我，』說着軟倒下來。

旁邊的弟兄們拉他走……

突然——拍……

『怎麼？』高連長跳了起來。

『報告連長，槍走火。』別排上的弟兄說，槍口子還冒烟。

班長的槍柄在他背上使勁搥了一下：『操他祖宗，槍斃你！』

弟兄們都不大願走；有點走不動，有的是，老實說，是大家滿肚子有怨氣，也不準怨誰。總之有怨，在肚子裏罵着。有幾個肚子裏罵着的忽然迸出聲音來：

『呸，他媽的！』來興吐了一口沫。

『操他媽。』沈振國說，『要不是鄉裏連稀飯都喫不着，誰來喫窩窩的糧！』

『你們說什麼？』連長大叫。

沒人來答腔。

「說，你們說什麼！」連長站住了。

我們還是走着，一個也不言語。

「他媽的還了得……不守紀律……把你們送到後方軍法處去……」說着，一面濺着唾沫。「說些

什麼你們……說呀，你們說些什麼！」

沈振國臉上變成怪難看像有個什麼鬼附在他身上。居然橫了起來。

「我說我的！」

大家嚇了一大跳，一輩了沒見過弟兄們對官長這麼說話的。幾十雙眼睛對沈振國；十幾隻心瞥着沈振國；弟兄總是幫弟兄……只是心裏幫着，身子却還走着，瞧着，等着，看後來怎樣。都怕沈振國會給解到後方軍法處去，可是怕有什麼用，解去總還得解去……

「有人跟高連長狠一下也好。」有人只是這樣想的。

「你目無長官！」連長說。

沈振國是倔強的，他便倔強到底：

「窩窩的長官……反正大帥也是媽養的……」

「你目無長官你叛變你……」連長氣得臉子發青。「你……鎗斃你！」

沈振國突然站住。

「哼，槍斃！」

「班長，繳下他的槍來，你這……」

大家都站住了。都興奪着臉色……大家知道不能只是看着沈振國一個人做戲了，就是說我們都應

當說幾句，再不然幹一點什麼……可是都不知道自己應當怎樣說，怎樣幹：這是件非常的事呀……

沈振國把肩上掛着的槍取了下來……

班長執行連長的命令，要繳沈振國的槍。他剛要跑過來，來興也像有副什麼東西附在他身上，拔起癩腿跑前去，一把槍掉班長的槍：

『敢動！』

大家都覺做夢做醒了。也可是死去了又活過來。平素一肚子的怨氣，喫苦，挨餉，受傷，仇恨，像霰溜彈爆開似地，一時發作。

都把槍捏住，吵起來。

『打死他！』

『幹掉連長……』

『我們要槍斃你……』

班長一瞧不對勁，馬上把身上的子彈解下來。

『我投降你們……』

班長沒叫得完，來興板了槍機對他就一槍，打一個着。

高連長一霎眼飛跑了。

拍拍陳德標開了兩槍，該是五十米達開放，可是打偏了。還有一位弟兄和陳德標追上去，跑着還打了幾槍……高連長逃着逃着也回了幾響駁壳。

老半天追的人回來了，沒追着。說是老遠地營里傳令兵騎馬來，姓高的攀上馬跟傳令逃，他倆沒再追。『糟糕，我們趕快走！』

後面輪着的人堆里有人叫起來。

「誰呀？」我們走過去，一面問。

「我……」說得像蚊子叫，可是還能够坐起來。

「嚇敵人！」——那個確是敵人，衣帽就不同。

「他們也有連長有班長，也有什麼雞巴蛋的大帥，跟我們一樣。」來興說。

「可不是一樣麼？」沈振國走到了那人身邊，「他們也得是鄉裏連稀飯都喫不着才跑來，操他媽的。」

……
「伙計，你起不來。」

那個傢伙勉強站起來，搖幾搖又要倒。沈振國一把扶住他。

還有些起不來的呢！

對不起，我們管不着，不然就得累死了……他們有些叫着媽就閉了氣……

沈振國扶住那位敵人走出來……

……

我再說，那時沈振國扶住那敵人走着……

死了一個班長，來了一個蕭權——就是以前的敵人。我們便是二十一個了。

二十一個一起走，腿好的攆住腿灣的……

拍拍——槍響！

「小舅子來了！」

「媽的！」大家祇向側刺裏走。

屏住氣聽，聽了老半天沒什麼道理……再沒有槍響了。

大家擠在一起走。大家像有一塊皮肉聯着似的，誰也分不開誰。一分開便得沒命。九個不帶一點花的打頭走，手指按在手槍上，怕萬一有什麼忘八蛋來……

「操他屁股，掩護退却，這才是掩護退却哩！」來興自語着，大家都笑了起來。

出走以後

何太太忽然回到了娘家，臉色很難看。

「姑太太回來了！」那個老王媽一開門就嚷：「一個人回來的呀？」

的確一個人回來的。祇帶了一隻精緻的小提箱。其餘照道理要帶的都沒帶。譬如聽差，奶媽，孩子等等。祇有她這麼一個人——沒有第二個照應着，就坐了兩個鐘頭火車回來了。

可是這位姑太太沒有答腔，一個勁兒跨過那院子，兩隻鷄就咯咯地逃了開去。

「爸爸，她顫聲叫，她頭一個瞧見的是一位老太爺。」

堂屋裏空空洞洞的，祇有那張歪站着的八仙桌孤另另對在兩張骨牌檯中間，老太爺正一個人坐在那裏喝虎骨酒，面前攤着一張粗草紙——墊着些花生米。他一瞧見那位來客，就趕緊把捻掉了皮的一粒下酒菜放下，彎着腿子站了起來，兩手合在一塊兒——像是在搓手，又像是拱着作揖。

「回來了……怎麼一個人麼？你一個人——不要照應就……」

那個不熱不冷地笑了一聲，不耐煩地說：

「爸爸真是你看得我這麼無用！一個人又怎樣！」

爸爸是爸爸，可是待他這位女兒很客氣，還夾着五成不安的樣子，像遇見了長官似的。這裏他就瞞她

一眼，抱歉地陪着笑臉。

老太太也打裏面屋子裏跑了出來，頭上包着一塊灰色布，身上束着圍裙，滿身的土。

『怎麼你也不寫一個信就回來了？』

她取下頭上那塊布，不等別人回答就又想出許多事：

『吃了飯沒有……：：：：：唉，你何必自己來接呢。七叔會送我們的。就不然——打發楊再升來接也就：：：』

『來接！』那個退了一步，發脾氣似地說。『嗯，連我自己也不回去了！』

『什麼！』

兩位老年人成了化石：四隻眼睛死釘住了他們姑太太。倚在堂屋門邊的老王媽也張大了嘴——撐着了一根洋火棒似的。

姑太太也沒管骨牌檯離不離，一屁股就坐了下去。

『我要離婚？』

她母親臉子成了灰黃色，一下子發作了她那老毛病：伏在桌子上哭起來，弄翻了那杯虎骨酒也沒在意。一面就拿手裏那塊灰色布抹着眼淚。

老太爺不知道要怎麼才好，楞着瞧着桌上那些花生皮。他肚子裏在喊冤：

『又交了幕庫運，又交了幕庫運！恰恰等我辭了職她就……：：：』

可是她沒說出來，祇把嘴唇哆嗦着。

真糟糕！他才辭了那差，便沒有幾天！他在縣衙門裏吃了二十幾年公事飯，歷任的縣長都沒換掉他。去年女兒嫁給了那何伯峻，他才苦出了頭。大兒子有了個好差事，帶着媳婦孫兒女去吃飯。老二老三也能升

了學。女兒女婿還要接他們兩老到上海去享福哩。

「爸爸那差使何必幹呢。並且住在這裏也沒個人照顧。」

可是老太爺一下子不忍心辭職。那位金縣長待他挺客氣，誇他公事辦得老到。一直等那位知己長官交卸，他才脫離了那把坐了二十幾年的椅子。於是把家具賣掉，把衣裳什麼的都收拾起來。老太太還親自檢那些東西，給弄得滿身是灰。

這趙姑太太回來——他們還當是來接他們的哩。可是……

於是老太爺瞅了老太太一眼，把那雙沒光彩的眼睛又回到女兒臉上。老半天他才似乎鼓起了勇氣，全身的勁都給聚到嘴裏，聲音可輕輕的。

「爲什麼呢？爲什麼你要……」

「我要離，就是。」那個粗暴地搶白着：這種勁兒跟她的裝飾很不調和。

她衣裳的那件料子——全屋子祇有她自己叫得出這名目。全身綴滿着並不怎麼好看的花，像小孩子畫的頭髮，燙得一折一折的，單在那張塗着黃粉的臉上。指甲油油地發着亮。可是今天她算是沒有打扮氣都來不及嘔，誰還有心思顧到美不美的！

咬着牙喘了一會氣，她想到了她脾氣發過了火，於是又給剛才的話下個註腳：

「我再也不能跟伯峻跌下去！我到現在才明白了他——他簡直惡他腐化……自私自利……國家社會上的罪人……」

老太太抬起她那揉紅了的臉來：

「小夫妻吵嘴是常事，怎麼……怎麼……你，離了婚——叫我跟你爸爸怎麼辦呢？叫我跟你爸爸……爸爸也照樣囑囑着。」

「小夫妻吵吵嘴是常事，小夫妻……」
他們的女兒跳起來頓着腳。

「煩死了，煩死了！什麼小夫妻小夫妻的，真是……我跟你說不明白，我祇要告訴七叔……你們都不懂！」

她祇相信七叔。於是老太爺似乎有點傷心自己的攀不上，小聲兒歎了一口氣，嗓子裏說：

「他們是新派人，唉！」

七叔是老太爺堂房弟弟。他們感情好是好，不過談到有許多事他倆可不能同意。譬如那天說起金縣長，七叔就一口咬定這父母官是個壞蛋，一點也不顧民間痛苦，祇知道刮地皮——該殺！他說起話來老這麼帶點危險性。可是這也許是他年紀太青的緣故，才三十幾歲，並且是在縣裏頂愛出風頭的一個中學裏當國文教員的。

那位姑太太可一直等到七叔來了她才開話匣子。她打有知識的時候起——就一直跟着七叔的路線走。他叫她知道女人是個「人」，他叫她放眼看這世界到底有多麼大，他教會她怎樣用她的腦筋。還有呢——何伯峻也是七叔介紹給她的。現在她要脫開伯峻的這理由——當然也祇有七叔懂得。

七叔比前兩個月胖了些，還那麼有興致，對她像逗孩子玩似的：

「怎麼閒得沒事做了就鬧離婚玩麼？」

接着他自己一個人大笑起來。

那位姑太太抽了一口氣：

「唉，我跟他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下去了。」

「咦，咦，怎麼呢，怎麼呢！」

女的用力地瞧她七叔一眼，把視線移到了院子裏：兩隻鷄在啄食，一隻在路中間拉了一堆爛屎。

「他呀，啊呀！自私自利到了極點，簡直是！」

老太爺在七叔耳朵邊輕得像蚊子叫，彷彿不想叫別人聽見似的：

「七弟你開導開導她罷，她要是……」

姑太太可煩躁的跳起腳來，發紅的臉皺着：

「啊呀啊呀！我不說了！我不說了！真要命，別人說一句你就要岔嘴……七叔我跟你出去說……」

「呃呃呃，那個擺擺手。」好，姆媽爸爸都不許岔嘴，讓我們姑太太一個八說好不好？」這裏又大笑了幾聲。

「來，祇告訴你七叔罷……唉，我們姑太太肝火真旺。」

老太太在一刻鐘以前就停住了哭，沒有人來勸——老這麼鼻涕眼淚的沒多大意思，這裏她又把那塊灰布紮上了腦袋，一面咕噥着：

「我們不開口就是。我祇……」

「姆媽你走開罷，你做你的事去。我不要你聽！」

姆媽一離了堂屋，爸爸可就把手按在那把盪壺上，打不定主意。他不知道他該不該留在這兒。

可是那叔叔倆已經走到了隔壁廂房裏。

這屋子光線不大好。兩老向來沒打開了窗子生活過。陽光好容易穿過皮紙糊的格子，就蝕了許多。板

壁都漆成黑紅色，瞧去就像是個無底洞——很可怕似的。

姑太太皮肉緊了一下，她腦子裏閃起了一下從前的生活。這裏什麼東西她都摸得很熟。她知道哪一

條地板寬些，哪一條狹好多——她滾在這上面哭過：

胸脯覺得給緊束着，她噓了一口氣，瞧瞧母親那張舊得不成樣子的寧波床——靠在牆邊二十幾年

沒移動過的。她忽然發怒地想：

「爲什麼這張床沒賣掉！」

七叔拿出一支烟來抽着。洋火一亮，照見他臉子莊嚴了點兒。他一雙小眼睛正釘着她——等她開口，

「你跟伯峻到底鬧了些什麼事呢？」

女的往床上一坐，兩手撐在床沿上，對地板瞪着眼。牙齒咬着嘴唇，呼吸得很急；看勁兒是悲哀的成份少，憤怒的成份多。

沉默了會兒她才抬起臉來，於是把屁股坐正一下，預備要長篇大論的樣子。

「嗯，還說什麼呢……伯峻倒並沒跟我鬧翻；他仍舊愛我，我知道。可是他這個人哪，哼！我到現在才知道他這個人……」

那個可摸不着頭腦；

「他沒得罪你，那麼？」

「啊呀真是！」她發了急。「他得罪我做什麼？他得罪了我倒是小事了。懂了吧，懂了吧——真是他仍舊愛我，他還是很那個，很……可是我現在不能接受他的愛！」

她跟七叔眼對眼瞧了會兒，她興奮地站了起來：

「七叔你告訴我的，他有救中國的大志，他要振興實業，一回國他就開了那公司。哼，說得倒好聽，其實啊——其實他是要發財……你知不知道他錢是怎麼賺來的，你知不知道？」

七叔滿不在乎地盯着她，拿微笑着的嘴抽了一口烟，拍拍煙灰。

「唔，怎樣呢？」

「他呀，他呀……」她全身的血在狂奔着，聲音發了顫。「他藉口不景氣，他說去年蝕了二十來萬，放

出謠言去說公司要關門。他其實……他其實……你知道他怎樣，你知道他？這裏稍爲頓了一下，兩手抓着拳，用力得哆哆嗦嗦。『嚇，這樣一來他就可以減少別人的工錢——做工的時間倒多加了兩個鐘頭，他們……他們……那些工人要是不依——他就拿關門來嚇他們！你看他……你看……』

『這些事跟你有什麼關係呢？』

他這種慢條斯理的口氣跟她那憤激勁兒簡直太不相稱。

姑太太可發了狂似的。她覺得全身的血管都會爆破，她覺得腦袋在一陣陣地發漲，她恨不得一個炸彈把周圍的東西都炸了個粉碎。她回七叔面前搶進一步，叫嘎了嗓子：

『什麼關係不關係，什麼關係不關係……他欺騙他的工人，叫人家當他的奴隸，不管人家死活——他賺錢！他……他……』

七叔決意想叫她安靜點兒，就一句口也不開，祇在屋子裏回來地踱着。不慌不忙地抽着煙——火一亮，照見他嘴角上那個微笑還掛在那裏。

這麼閉了分把鐘嘴，那個真的平下了一點氣。她又坐到了床上，彷彿劇烈運動了之後那麼疲倦。手貼到了額上，指甲在暗地裏閃亮。

『唉，陸子根家裏我知道的真慘！』她自言自語說着，又顫聲噓了一口氣。

『什麼陸子根？』

『在公司裏做活的。』

停一會她把貼在額上的手放下來：

『他們已經吃不飽現在更加……真慘無人道……他們要求米貼，伯峻也硬着心腸不許，還說「我不怕他們風潮我有法子對付祇要你們敢」——你不知道他那時候那付臉色——簡直是個野獸，簡直要吃

人……我現在才知道他自私自利到這樣子——腐化惡化守財奴禽獸國家社會的罪人！」

她嗓子又越提越高起來。

七叔停住了脚，嘴張一張要說話，她可搶着說了：

「現在完完全全明白了他的爲人！哦，你祇要發財，祇要發財，別人的死活就一點不管……太慘無人道！……他還說這是爲了生活——爲了我們的生活……造孽錢騙來搶來的錢，我讓他拿這些錢來養我麼！他……他……哼，現在公司裏加入了那個什麼死賣死的份子——他更可以仗外國人勢，更可以……更可以……」

這裏——七叔趁着把剛才要問的話問了出來：

「那你有沒有把伯峻的祕密告訴陸……陸……陸什麼呵，那個工人？」

「陸子根。」

「唔，陸子根，那你有沒有告他這……？」

「那沒有，」她抽了一口氣，「我本來還希望伯峻改過的。」

於是七叔又跨起他的大步子，打這邊跑到那邊，他想着什麼，用勁抽了兩口煙，就把煙屁股摔掉。他問：

「那你打算要怎樣？伯峻是……？」

「離婚。」那個斬釘截鐵的，「我有我的思想，我不能跟一個吃人的野獸生活在一起！那些窮人的痛苦——唉，真是……我决定了就出走，等辦好了離婚再去接孩子。我跟辜寶珠談過的，她也說我的話對……」

隔壁有輕輕的脚步響，接着聽見她母親急促的呼吸聲。

七叔可笑了，笑，一面掏出一隻表來看了一下。

「你根據民法第幾條跟他離婚呢？」

「什麼根據第幾條？」

「我是問你提出什麼理由來離婚。哪他並沒有不養你，他還養了你一家人哩。還有呢：他沒有姘頭，沒有停妻再娶。他也沒有虐待你過。再呢……」

「他的思想他的行爲——他是——」

那個大笑起來，這聲音似乎在板壁上碰了一下就有力地彈了回來，滿屋跳着。

「孩子話，孩子話！」他又笑。「你法律知識真太欠缺了：什麼思想，什麼行爲——唉，我的姑太太……」

……

姑太太倒給楞住了：不錯，離婚沒理由，她眼睛生了根似地釘着她七叔腦筋裏一些東西亂七八糟在翻上翻下。可是她替那些窮鬼不平，她不能那麼腐化惡化，那麼落伍——還跟那個吃人野獸獸下去。於是她把身子一伸着，不一定要什麼法律手續，她也可以離。

「我總而言之不幹了！我要像玩偶家庭裏那個女主人公一樣！」

要談這一套——是七叔的拿手書，這些書還是他介紹給她看的。他就上了講台似的嚴肅着臉，可是還帶着三五成俏皮勁兒——不然學生子不歡迎。

「玩偶家庭的那位太太是自己的事呀——她丈夫虧待了她呀，你呢——其實事不關己，你本可以……」這裏又掏出表來瞧了瞧，送到耳朵邊聽聽，又放到眼面前。「啊呀，三點了。」

她身子不動，眼睛也不動，很固執地說：

「事情當然不關我的事。可是我有我的人格，我有我的思想！」

「唉，真孩子氣——做事全憑一個衝動，一點不相干的事也鬧得這樣……」

姑太太猛的站了起來，幾乎要打架似的：

「不相干的事，不相干的事！——看到那些窮人那麼痛苦也是不相干的事……我的思想不是受你的影響的麼——你叫我用腦袋，你叫我睜開眼睛來看這世界，你叫我想到民衆的痛苦……什麼，你現在倒說是不相干的事！」

七叔可沒想到她有這一着：他用拿過錶的那隻手搔搔頭皮，舌子也打起結來。

「這是……這是……我們所以要有這種思想——無非是怕我們自己落伍，我們……我們……」

「我也爲的怕落伍——所以要離開伯峻！」

「呃呃，呃呃。」他像賭輸了錢似的臉色，那些眉飛色舞的勁兒不知逃到哪兒去了。「呃，你聽我說。像伯峻……像伯峻……像伯峻……唉，他有什麼辦法呢？這是生活，你跟他……」

「可是……」

「是啊，是啊，你的意思我明白，我還不了解你呀……不過生活是……生活是……呃，我們不妨把生活跟思想——解釋成兩回事。思想歸思想，生活歸生活。」

他舐了舐嘴唇，注意地瞧一下她面部的表情，於是咳清了嗓子，頭頭是道地說了起來：

「當然——做人祇好這麼個做法。譬如你們那位胡老師——他口口聲聲咀呪封建勢力，口口聲聲希望農人抬起頭來，可是他每年秋天就回他鄉下收租，少一顆都不行，他在他鄉下很有勢力。這是沒辦法的，他生活靠的是這個。不然叫他怎樣呢，把田都分給佃戶麼——像復活裏那個少爺一樣笑話，就是托爾斯太自己——噫，托爾斯太正是個小器鬼，半個蚌子都要計較的。」

這裏他打定主意要說一句發鬆的話來開開胃，就又——「托爾斯太跟屠格涅夫鬧彊扭——說不定還是爲了一柯貝克稿費的事哩！」

於是放着嗓子大笑。

女的可沒有笑，她給弄得糊塗了。生活——不錯，她先可沒想到。她太同情陸子根他們，就激起了她的義憤。可是她現在該怎麼辦呢？她歎了一口氣。

七叔又正正經經把剛才的話說了一遍。瞧着姑太太似乎沒先前那麼肝火旺，他就第三次掏出表來。已經過了三點，他得到學校裏去開教務會議。臨走的時候，他還叫她靜心想一想。

「你該仔細想一想，別憑一時的衝動，別那麼任性。這是大事，我們得拿出理智來，要不得孩子脾氣……好，回頭我再來跟你談一談。」

她追到門口。

「七叔」遲疑了一下：「沒什麼……回頭一定來麼……呢，給我一支烟。」

屋子裏祇有她一個人，像七叔那麼蹩着烟，有股臭味兒，抽了兩口，舌头就發辣。這種烟她抽不來。

「這總是毛把錢一盒的壞烟」她生氣地把牠摔掉。

老太太跟老王媽在別的房间裏找剪子，一面嘟囔着些什麼——似乎在互相埋怨。堂屋裏可響起老太爺抽旱烟的聲音，那麼沒勁兒，那麼單調，彷彿人類一輩子祇配抽旱烟——一面抽着，一面安心地等着老死。

這些一切——對姑太太當然非常熟悉。她彷彿覺得自己一直生活到這裏，並沒遇見那個何伯峻，並沒結婚。似乎她還才打學校裏回來哩。

不過也有點不同。那時候她祇穿着破棉襖，罩着補了又補的藍旗袍。腳上老是一雙膠底鞋。夏天泡着腳汗，冬天就冷得像冰。

「唉，這生活！」

這算什麼生活！沒一點活氣，沒一點熱鬧，沒一點樂趣。

二十來年的日子刻板地過了下去。老太爺下了衙門回來就苦着臉訴窮。計算着自己哪一年才可以出幕庫運。他那麼自言自語地嘟囔好一會，接着就歎口長氣說他累了孩子們，孩子們也累了他。於是老太太又發了老毛病——傷心地抽咽着，一直要等到老王媽問他豆腐預備怎麼吃法，她才停了嘴。

姑太太那時候就簡直不知道一個家庭會有歡笑。家裏的事雖然不用她操心，可是總有說不出的憂鬱釘在她心底裏。一到了天黑還沒點燈的時候，她聽着爸爸的邊抽旱烟邊歎氣，姆媽跟老王媽的都噥，院子裏那些鷄咯咯的叫，天上的風聲，遠處軍營裏的吹號，她不知怎麼就感到太淒涼，她常常無緣無故哭了起來。

祇有在七叔那裏得到一點安慰——那些書，那些思想，他還介紹了伯峻給她。

現在七叔也還是那個，告訴她生活是……

她心臟上感到一陣冷。她蹣跚得累起來，很想在那張有彈性的銅床上躺一會；可是這兒祇有那張破舊的寧波床。

她可沒坐下，祇瞧瞧沒有天花板的屋頂，瞧瞧糊着皮紙的窗格子，自己忽然有點奇怪起來：她居然在這潮濕的黑屋子裏住着長成大人。她打了個寒噤，覺得有垃圾堆上那些小蚊子叮滿在身上的似的。

一下子她不知道要怎樣才好走着腿太酸坐下吧——她似乎有點怕那張床。站在這裏也不是個動兒。她希望七叔快點兒來。

「這種生活簡直是！」

自己也莫明其妙自己說的是哪種生活，一雙脚可不知不覺移到了房門口。

外面那位老太爺還坐在桌邊，他是獸在一個地方可以幾十年不動的。可是這時候似乎吃了一驚，遲

緩地抬起屁股要站起來。

「姑太太可又轉過了身去。她跟兩老都沒話談？老太爺祇會一個人咕囔着自己命苦，老太太祇會跟老王媽吵嘴。」

現在她倆正哇啦哇啦着。老太太怪王媽不小心丟了剪子，王媽可一口咬定是老太太自己揀進了箱子裏。

於是姑太太又煩躁得鬚子都發了紅。跳着脚嚷，聲音像是壓榨出來的：

「煩死了，煩死了……爲了一把剪子這樣吵，真是！」

她聽了會兒，就靠着床站着。一下子又像怕有什麼東西咬他似地趕快挪開了身上，用手輕輕在靠過的地方揮幾下。她又踱起來，身上總有一種說不出的不舒服。平日這時候她正用開水沖肝精喝——比牛肉汁還好。有時候還得吃一片麵包，然後伸手去拿剝好了伺候着的花旗橘子過來。沒有朋友來熱鬧，就逗活孩子玩。晚上呢——更不用說，伯峻忠實地陪她坐上車子，開足馬力上回力球場，上百樂門。總而言之，生活着，一點不寂寞……

可是她心一跳，接着就彷彿闖了一件禍事似的想：

「還回到他那裏去麼？」

七叔的話不錯，不妨把生活跟思想解釋成兩回事。她咬着嘴唇，到現在她似乎徹頭徹尾知道了他這句話對她不是沒好處的。

天慢慢黑了下來，屋子裏就祇有窗上泛着白色。

遠遠的軍營裏的號聲沉着地叫了起來。打頂低的音進行了三度，又進行三度，一直吹到高得打顫的音。每一個音都像一條細銅絲似的穿過她的心臟，波動着，哆嗦着。

這位姑太太又感覺到了從前當小姐時候的心情，她鼻尖子酸疼了，下顫聲透了一口氣，眼睛釘着窗子。

唉，那種日子是那麽窮苦，那麽單調，那麽灰色！

她嚥下一口唾沫。

這里她怎麼也住不慣。可是她往哪兒去呢？

於是她又暴躁起來，想痛痛快快發一回脾氣。她埋怨自己太鹵莽，想也不想一下就留個條子出走的。確像七叔說的——『一時的衝動。』

她要是再回去……

忽然兩手緊緊抓着拳，一雙脚很重地踩着地板。

『不回去，不回去！——回去太丟面子了！』

心跳得很響，血又那麽狂奔着，額頭在發漲。她想像她要是回去了——伯峻會有怎麼一張臉嘴：挖苦她似地笑着，鼻孔裏啾呀啾的『嗯，我曉得你會回來，所以並沒着急……』

她就咬着牙恨着。

『到底是野獸……到底是……』

那傢伙準有這麼一手的。他現在當然一點不着急，還照樣看報，照樣抽烟。一想到太太——也許還得微笑，他不理，讓她回來叫她自已丟面子！

這黑屋子裏，這位太太覺得肺部緊縮了，什麼地方一陣刺疼，她哭了起來。

『哪裏去呢，哪裏去呢……身世這麽慘……』

一面恨着何伯峻那滿不在乎的勁兒，一面替自己傷心。這件事真做得太孩子氣——留下個條子就

走，也沒想一想離脫了丈夫有什麼結果。

以後是怎麼一種生活呢……二弟三弟當然得輟學，大哥準得失業，帶着老婆兒女一窩子回家來。老太爺已經辭了差使，那就得成天在家裏喝虎骨酒，抽旱烟，歎着氣發牢騷。老太太呢——一天到晚哭，祇有在跟老王媽吵嘴的時候就停一會兒。一家十幾口都擠在這所潮濕的黑房子裏挨着餓，啜泣着。太陽永遠晒不到他們頭上來……

她哭得厲害了些。

老太太走了進來，想勸勸老太太，可是自己梗住聲音說不出來，在嗓子裏「嗯，嗯」地叫，右手抹眼淚，左手撫在女兒那一蓬灣灣扭扭的頭髮上。

姑太太老釘住想像伯峻抽着烟微笑的勁兒，他等着他的勝利，預備對她這丟面子的人哼幾聲。於是她咬着牙，哼，腐化！惡化！禽獸！她真不懂他心腸怎麼硬——還說愛她哩！她嗓子裏哭出了聲音，肚子在抖動着，肩膀使勁一抽一抽的。等七叔來了她得……

「唉，七叔沒想到這一層。七叔沒……」

七叔來的時候已經快要吃晚飯。他還是那麼起勁，他自己以為一舉一動都很俏皮。

「唉，我們的姑太太，你看罷伯峻的電報。」

伯峻的電報——姑太太跳了起來，心也跳了起來，身子像泡在溫水裏似的。

「什麼？」

電報並不短：打給七叔的。原來她一走，伯峻那麼傷心——連飯也吃不下。唉，真是並且她留下的條子上沒說她要到哪里去，寄伯峻打電報問七叔——她是不是回了家。她覺得她自己對不起別人。眼睛就想淌淚水，可是她拚命忍住了讀下去。可憐，伯峻還等着七叔的回電哩。一接到回電——他就得親自來接她。

回去。她霎霎眼睛再看一遍：一點不錯，他要親自來接。

於是大顆淚滾了下來。別人多麼愛她，瞧！

「你想想你，孩子氣。」七叔掃那兩老一眼。「你應當前前後後想一想呀：離了他怎麼辦呢？難道——難道去革命不成？你總是……你總是……」

「啊呀，別說了別說了！」姑太太抹抹眼淚撮着嘴。

七叔大笑起來，得意地又瞧瞧兩老。大家都知道姑太太這泡眼淚怎麼來的，提得高高的，心就有了個着落。老太太感謝地呀了一聲：「阿彌陀佛！」老太爺長長地透了一口氣，裝上了旱烟——裝得比往日滿。連老王媽也倚在堂屋門笑着。

「馬上就回電呢？——叫他明早來接你？」

「隨你罷。」

接着七叔又爆出了大笑聲。把一肺的氣笑完又吸上第二口，就裝着好容易才忍住笑的樣子，又說起正經話來——這祇有姑太太懂得，臉子就祇對着她一個人。

「我說過的生活歸生活。我們做人當然是這麼個做法。思想呢——祇不過爲了要表示我們趕得上時代，表示我們沒落伍，不叫別人笑話我們如此而已。在明哲保身這範圍內，思想不妨前進一點。可是你這回……嚇，這回我們姑太太發了優勁，竟……竟……你想想，姑太太我們放下了牛油麵包不吃——去吃窩窩頭麼？你難道竟要去……竟要去……」

姑太太腰板一扭，又擺出付愛嬌勁兒撮起嘴唇來。

「噲，說够了！誰不知道……七叔你趕緊回個電報。辦完了正事我請你上松鶴樓：姆嗎爸爸做陪客。」七叔又大笑着，一面可還沒忘記找紙筆來擬電報。

老太太莫明其妙地站了起來，敲掉旱烟筒裏的烟，兩手合到了一塊像對姑太太謝恩似的。老太太似乎故意地在那身邊擦過一下跑進房去，忙着打開上了夾板的皮箱，找出那件穿了二十年的木機織襖子來。一面興高彩烈地嚷着叫老王媽不必弄菜了。於是老王媽跑進廚房裏去，院子裏兩隻鷄給赫得咯咯地跑。

什麼都有了活氣。

姑太太呢！——她也可打開了那隻手提箱，拿出她生活裏不可或少的那套行頭，對着鏡子在自己微笑的臉上做起功夫來。

知 己

鈴子剛一搖，焦先生就把銅板跟蠟紙什麼的鎖到抽屜裏，站起來伸個懶腰。

坐在前面的那位辦事員正低着腦袋點旱煙，辦例行公事似地問一句：

「回家？」

焦先生用鼻孔笑了一聲，慢慢圍上那條灰色圍巾，帶上了帽子，然後把臉子稍爲移動一下——對窗子上的玻璃照一照。

帽子戴得很正，不過有點往後仰——他那飽滿的額頭就整個兒露在外面，還瞧得見一道一道的皺紋。

他噓了一口氣，右手摸摸中指上的那塊硬繭，接着用種俏皮的樣子對屋子裏的人打了招呼，就走去推開第二科的門。

「老饒，嗨！」——翹翹下巴。

時候總準極了的。每天他一進了這扇門，恰恰老饒已經挾住了一個報包子，正擦着洋火點煙。據說在路上抽煙可以避疫。

老饒老是不戴帽子，用手抹抹很整齊的頭髮，跟焦先生交換了一下眼色，於是兩個人一句話不說地走出辦公室來。

走廊裏就響着他們雜亂的步子。焦先生比那個高半個腦袋，腿子跨得遠些。他不時帶種可憐別人的臉色去瞧瞧旁邊那個腦頂，好幾次張一張嘴可沒說出話來。

這個問題——他倆熱烈地辯論過。焦先生希望他的朋友一舉一動都跟自己一樣，就用老年人開導小夥子的那種口氣勸別人買一頂帽子，其實花不了幾個錢的。

可是老饒非常執拗，他硬說那東西帶着叫他腦袋發漲。焦先生於是自暴自棄地想：

「隨他罷！」

他不願意再提這些老話來叫他倆不愉快，把圍巾拉上點兒封住了嘴。

老饒雖然是今年熱天才進來的，可是焦先生跟他混得很熟。焦先生頂愛照顧新同事，彷彿要在這十來年的書記生活裏添點兒新東西似的。頭一天他就跟別人談了許多這機關裏的大事小事，還發了些牢騷。然後就像個老朋友似地帶這生手到同事們跟前去介紹了一通，還代他寫條子領文具。

他微笑着告訴老饒：

「公事是不忙的。薪水呢——八折。你祇要不鬧亂子，你就可以儘蹬下去，不過你也別想陞官。」

他焦先生就在他那老位子上坐了十年，這麼着養着太太，還供兒子讀到初中畢業。這里他又告訴那位朋友——他那兒子在一個公司當練習員，身體長得很結實。

說這些話的時候——老是把視線釘着對方的眼睛，臉色挺嚴肅，叫人覺得要不注意聽他的就是對不起他。

從這天起——焦先生正式把老饒當做了知己。他知道了老饒單身子租不到房子，就歡天喜地撥了一間廂房給他，一個月祇收他十隻洋。

「哪，光線不錯吧，呢……我主張把書桌擺在這里，床呢——頂好鋪那邊，哪，那邊你看呢？」他老是笑着，兩隻手搓着，帶種很精細的勁兒把這屋子裏的佈置瞧了一轉，就挺有禮貌地顛着脚尖走了出去。五六秒鐘之後他又來推開了房門。

「飯呢？——你想這樣……我主張你在我這里吃，多一個把人，內人倒也還忙得過來。」可是老饒願意在館子裏吃零的。

這個問題他們也熱烈地辯論過的。

每天他倆走過那些小飯店——焦先生就得譏笑地說：

「你今晚在這里吃飯吧，不錯，乾淨得很有益衛生。」

這回他也照常這麼說了一遍，聲音打圍巾裏透了出來。

老饒瞅了他一眼，祇是抽着煙，照例到了祇剩四五分長的時候就很命來幾口。步子也走得快了些，似乎一定要趕到針巷那顆槐樹旁邊才摔煙屁股。

於是兩個人都瞧着牠給風吹得滾着——冒出幾顆火星，溜到溝裏去了。

「嚇，真冷！」老饒聳一下肩膀。

這麼就一直閉着嘴。

路上的沙土給風刮得打旋，像陀螺似地混了開去。寒氣竟彷彿是種固體的東西——一個勁兒往人

臉上撲。

焦先生把圍巾拉到了鼻子上，有時候還閉着眼睛走好遠。

焦先生等要走進自己房門口才張嘴：

「今天晚上出去不出去？」

「不。」

這答覆似乎叫焦先生很滿意，於是照十來年的老婆勢——用打太極拳的手脚把房門推開一小半，請身子很柔滑地擠了進去。接着照例噓一口氣，取下帽子來揮幾下，像捧花瓶似地把牠收到紙盒子裏。然後往床上一躺，把兩隻脚擱到一張藤椅背上——脚尖翹呀翹的。

太太在襯着他的小褂子，舌尖舐在下唇上。她彷彿不知道有個人走了進來。

「老饒一定在便宜館吃晚飯。」他說。

「真奇怪！那些地方——請我吃我也不去吃哩。」

男的笑了起來，認爲這樁事十二分滑稽。接着他還歎了一口氣：
十分鐘之後：

「勸他買帽子——不買，嗯，到底他也覺得冷。」

「唉，由他去罷。反正他不聽好話。」

於是那位丈夫很起勁地欠起了身子，把脚放到了地下，壓着嗓子問：
「他出去了沒有？」

女的伸出了頸子，把臉移動着——叫視線湊上了門縫：
「唔，鎖住了。」

口氣。
 焦先生這才把嗓子提高了點兒，有頭有腦地敘述老饒今天又跟王科員吵嘴的事。末了他又歎了一

「他的性子真太那個：動不動要發火。」
 太太總是附和他的：

「怪不得他臉色有點難看哩，嗚，真是！」

焦先生坐了起來，拿右手中指上的老繭擦擦下巴。嘴裏數着老饒那些壞脾氣，彷彿在談着自己兒子似的。看看罷，老饒將來準會吃虧，怎麼竟去跟科員鬥嘴呢。

這里他挺一挺肚子，說一定要勸勸他。

一吃過了晚飯，他就到老饒房裏去。這也是半年來的老習慣：晚上總得去談上這麼點把鐘。這個他叫做「助消化」。

這老饒正在忙着，拿裁得一條條的牛皮紙糊上那些窗縫板縫。嘴裏還啣着一支煙捲，白煙熏他鼻孔。他眉毛就老皺着。

焦先生叫了起來：

「怎麼，自己糊啊？」

那個把一條抹了麵糊的紙條送到板壁上去。風打縫外面吹進來，那紙條就重甸甸地動幾下。

「有什麼法子呢？」他瞟了焦先生一眼。

「唉，真是對不起。我總是忘記了喊裱糊匠……要我幫忙吧，呢……？嗷，怎麼糊個歪的？——哪，哪。」

老饒可不大大想要他幫忙，沒聽見他的話似的。——祇是不停地動着兩個手。焦先生撈起袖子抹麵糊，老饒也沒理會，祇管從新抹一遍，似乎別人動手的東西沒點兒用處。

嘴裏可在咕嚕着，啣着的煙就動呀動的。

「一扇北窗不糊還行人家不肯糊，我就自己來糊。還省兩塊大洋哩。」

焦先生把抹着麵糊的右手停在半空裏搓着膩膩的手指，眼睛釘着別人那張拉長了的臉，嘴裏嚥了一口唾涎。

「什麼——省兩塊大洋？」

他那位知己正貼好了一條牛皮紙，手板在上面拍着：越拍越重，板壁空隆隆叫着，連整間屋都彷彿打起顫來。

接着鼻孔裏「嗯」了一聲。

這意思很明白：這麼裱糊一下總得兩塊錢——這當然該是二房東掏腰包。

「就這樣。」老饒公事公辦地說：「這算我替你裱糊的。」

焦先生身子一震，挺吃力地陪笑着：

「怎麼，你要派我兩塊錢啊？」

「當然，」——把煙屁股吐到了地下。「親兄弟明算賬：我在房錢裏要扣你兩塊。」

「哈呀，你真是叫裱糊匠來也不要兩塊呀。」

那個冰冷地答了一句：這價錢他問過的不折不扣要這麼多。

焦先生那雙小眼睛儘量睜了起來，嘴也張得挺大，叫人當是他下巴下面掛了個秤錘。這麼楞了一會——他又陪笑着：

「唉，老饒你……不要開玩笑罷。你這樣糊一下就值得這多錢啊？……」

於是大笑起來，那聲音像一隻養老了的鵝在空肚子叫着要吃東西。

老饒猛地側轉了臉，牙齒咬着嘴唇。他大概想要別抓破臉子，就拚命鎮定着自己。兩隻手在哆嗦着，食指上那堆麵糊受不住這種震動——篤的一聲掉到了桌子上。

「好，不錯。你租了間朝北房子給我，冷得我真哆嗦，叫你裱糊一下也不肯。今天我自己糊了你還不認賬？……哼，我替你白貼了這些牛皮紙麼！」

那位二房東眼珠發了紅。頸子上的青筋要爆破似地突出着。

這可不能怪焦先生要動火。一個人涵養總得有個限度的，於是他抓起九條牛皮紙來，頸子也粗了些：「這——這——這——這——你叫做白貼啊？」

焦太太聽着聲音也跑過來了。她站在門檻上，要跨進來似乎也又有點害怕，祇是矇着眼睛瞧着那兩個男的。

老饒把食指在麵糊瓶口子上很命括幾括：

「叫我白貼——那我不幹——我買了這些牛皮紙……」

「嚇，你買的？」焦先生尖叫着。「你騙得了我倒好了——這明明是在庶務股領的……哪，哪，你看！」他轉身向着他太太，結里結巴說明了這回事。手裏拿着那幾條牛皮紙抖了幾抖。

太太一瞧就認得：

「自然是領來的！」

老饒臉發了紫，手抓拳在桌上敲——那麵糊瓶就一跳。他斬釘截鐵地說他一定要在房金裏扣下這兩塊錢……不論怎麼這裱糊錢該是二房東出。

焦太太挺直了頸子，鑽着嘴唇嚷着。她認為老饒太對不起朋友。別人待他那麼好——他到來了這麼一手。於是她手又在腰上，臉子仰起了點兒，披出了下唇。叫人一看就知道她是理直氣壯的。

的。

那個可大聲說着他自己上了當：朝北這麼一間廂房要花十塊錢，他祇不過看朋友面子上才住了下

「哼，還想包我的火食賺我的錢哩！我可不上這個當！」

焦先生呢——老抓着那些牛皮紙

「兩塊錢，兩塊錢……哼，兩塊錢——要辦一天半的公事才有哩。你領了麵糊，領了幾張牛皮紙，這樣糊一下——就想要賺兩塊錢！好生意……」

他嘴角上堆着白沫——有時候像雪花似地飛了出來。他這裏轉過臉來對着他太太，右手指指老饒：「你看你看，哪，簡直是敲詐，簡直是……」

他憤激得不由自主，手指竟觸到了老饒的臉上。

突然——老饒左手打開了他的膀子，右手在他臉上劈了一個嘴巴！

焦先生腮巴上就沾上一些膩膩的東西。他嚷聲叫：

「你打人！你打人……」

那位太太也尖叫了一些什麼，立即跑到了院子裏。她想去喊巡警。可是一會兒又奔自己房裏開了燈，忙亂着找了老半天才發見了那把鎖。嘴裏還在嚷着，顫顫地帶着哭腔。

她剛把房門鎖上，丈夫可跳着脚咆哮起來！

「該死的——鎖上做什麼！這混蛋！混蛋！」

接着他們房裏的地板匍匍匍地響了起來。焦先生的嗓子也不像是焦先生的：

「還不開燈？你這混蛋！你這……捶死你……這傢伙——哼，打人日裏受了王科員的氣——到我這裏來出怕你啊……我報告主任——敲詐行兇！毆打同事！理合呈請開缺……」

那邊老饒嚷：

「我不在乎，我不在乎……這兩塊錢還是要扣！」

「祇要你辦得到，祇要辦得到……還自以為是正派人哩，帽子也不帶，還在下流飯館裏吃飯，真掃盡了公務人員的面子看罷，我一定打報告……哼，忘恩負義的傢伙……」

太太一直像石頭似地站在電燈開關旁邊，膝踝子發着抖。這裏她輕輕地說了一句：

「真是世界上有這樣不要臉的人！」

這晚焦先生覺得很痛心。眼睛釘着地板，指尖發着冷——慢慢地搔着那片發紅的腮巴。他似乎在注意老饒房裏有什麼響動，拚命把自己的呼吸放小聲些。他這麼足足坐了點把鐘。他好像害怕什麼似的，沒踏出房門一步，連小便也解在床頭的痰盂裏。

「真不懂。我待人家那樣好，人家就這樣報答我。所有的朋友都跟我這樣鬧翻……」……他深深嘆了一口氣。

太太在鋪着被，就停止了動作回過臉來：

「真是現在又是一個朋友都沒有了，這樣倒清爽些哩，唉。」

於是焦先生又嘆了口氣，鼻孔揪着，眼睛霎了幾霎，右手中指送到了嘴邊。他用牙齒咬着了那顆老齒，就一直不言語了。

三 太爺與桂生

你真到過玫店麼……我不信。你到過玫店的，怎麼不知道陳三太爺？無論誰，到沒有到過玫店，可扯不了謊的。你只問他：

「陳三太爺你知不知道？」

他要是『陳三太爺我……』

那他一定沒到過。

要是『哦，三太爺，不是賴子上有個疤的麼？』

這才對勁，他沒冤人……你到過？你還不知道三……

要是近兩年到過的，還得知道有個桂生，三太爺在那年上幹了他……知道，桂生當然還得知道招弟。

……

你不知道那件事，自然沒頭沒腦。可是玫店的人無人不知，可見得你一定沒到過，對不對，沒到過吧？

那件事我可最明白，前前後後我親眼瞧見。這是三太爺幹的，我那年恰好在陳府上伺候三太爺，從三太爺跟桂生做了死對頭起，我在肚子裏就有個數，可不是桂生吃三太爺幹了……

別人都說桂生活該，桂生是爲了招弟，可是……

說起來，桂生跟三太爺還是一家人，聽說桂生小一輩，叫三太爺叫三伯。桂生拉一手好四胡，說說笑話，自己賺的，自己吃喝，又是三太爺的佃戶，又是三太爺的本家，玫店的人都說他過的好日子。

我問他：不愁吃不愁喝地，怎麼還不娶個媳婦兒？

他笑笑：『多了個人可沒有現在輕鬆了。』

他還有個姐姐，嫁在九里松，我先說的招弟就是她。婆家聽說也作田，自種自吃。她當家的一死，她就跑到……也不知是上海，也不知是什麼的，我說不上了，她就在那裏一個紗廠裏。

招弟死了當家的，可累不着桂生。桂生日子過得挺舒服。

正是那時候我跑進了陳府，伺候三太爺。那是大大前年，也許是大大前年。

我回答：我只聽到一點，可不大好。馮子橋的潘太爺吃逮住了，聽說要把他帶高帽子遊街……九里松的白家倉庫貼起條子……城裏的王……

「我曉得我曉得，我昨天早晨就曉得了。」歇了一會又：「我們倒是不要緊的……潘家白家，他們都是土……」

他說了個土什麼的，我可記不起了。

不要緊不要緊，可是初九那天，幾個佃戶跟幾個別人田上的，闖進了陳府的門……不過倒沒什麼很勁兒。

「請坐請坐，」三太爺客客氣氣，「各位同志的來意兄弟已經明白……我們大家都是同志，兄弟當然是要幫忙的。」

……便倒茶，由他留他們吃飯喝酒，吃喝過了還捧出尺把高的光洋兩疊……叫徐七叫徐同志，叫場鼻老二叫熊同志……你猜熊同志怎麼着他喝了十來杯米酒，便將雙赤腳擱在紅木茶几上……

當夜，三太爺帶了太太，姨太太，小少爺，帶了些東西上上海去了……陳府大門口貼了一張招牌，陳府裏成了他們議事的地方……

可是他們鬧不長……風聲又緊了……他們一個人手裏拿一根趙子龍的槍，東一個西一個走着……

……又是誰的兵來了……鎮裏的那些小夥子都跑了……事情一平靜，玫店里少了一個桂生……

三太爺一夥人從上海回來……一切又照從前一樣……只是少了桂生，還有，三太爺在城裏做了什麼委員，又是跟些小夥子打交道，跟知縣也常來來去去……大家都相信三太爺天大的事，只要他一句話……

日子照常過，作用的都規規矩矩。日子照常過，過着過着忽然鎮上的人像剛開了汽車似地傳着新聞：桂生回了玫店……

我去看了看，可不是，他回來了。

回來了怎麼呢，三太爺得跟他下不去的。

可是三太爺叫我喊桂生來，對他笑笑，叫他改過。

「我曉得你是被別人引壞的……我不來爲難你……你很年青，我歡喜你，你下次切不可輕聽別人的話……」

吃過晚飯，太太埋怨他幹麼不做了他。

「你不曉得，三太爺小着嗓子說，『這混蛋倒很能幹的，我要叫他替我運那東西哩……』」

那東西……自然是那個大烟。

桂生跟從前有點不同。他兩個肩膀平起來了，穿一身藍布褂袴，衣上四個口袋，還有個表……他說他這半年在上海……究竟他在上海歎過，便有點洋里洋氣地了……可是別人問他上海什麼樣子，在上海做工可比玫店舒服，他說。

「上海同這里差不多，不過熱鬧些。日子也不見得怎麼舒服，同這里一樣。」

「那你看見過洋人沒有？」

「看見過。」

「他們什麼樣子，擦牙長不長？」

「洋人也是人。」他笑了起來。又說「我在上海倒學了幾個調子……」

於是囉格囉格地拉起四胡來了。

他回來不久，大概是十七那天。他說招弟要回家，他要到上河去接她……
羅五嫂她們都晚上跑到桂生那裏去聽訊。她們都想瞧瞧幾年不見了的小妞兒……

桂生一點不寬人，吃了夜飯過一會，桂生和招弟回到了家裏……

招弟不像個小妞兒了……著一身竹布衫，倒也挺俊，只是臉蛋沒從前紅，像害什麼病似地，又黑又青。伸出手來又糙又瘦……耳朵上不見耳環……可是一見了那些娘們，還是和從前一樣吱哩咕咕，有說有笑。

第二天他們到了陳府。

三太太見着她問這問那，問她怎麼回來的。

據她說她現在沒『落子』了，暫時回來住幾天的。

『要是有機會，她們會寫信告訴我，我還要去工作……』

她滿口『機會』『工作』他媽的！

他姊兒倆在下房裏吃了中飯才走……

三太太常找桂生來，叫他幫這忙幫那忙，跟他扯東扯西瞎談……我肚子裏明白：三太太找路子，想叫桂生幹那個事……沒人的時候又叫我留心桂生，瞧他是不是還那麼混蛋……

『你留心他常到什麼地方，他同一些什麼人交往……他如果再混蛋，我要黃縣長抓他。』

桂生好像很快活。唉，年青人總是嘻嘻哈哈的……他閒下來就拉胡琴，跟他那夥子人說說村話，有時候也談談正經事。

『陳三太太是巴結我哩，』桂生好像吃着東西，一面說。『大概他想叫我替他販煙土，將來做他的替死鬼……』

「我看陳三太爺很有幾手。」另外一個人。他們都笑了起來……

聽了聽我就明白了……三太爺厲害，桂生比他還厲害，三太爺想叫桂生給他做那件事是靠不住的。桂生不是好人……可是我敢對天賭咒，這些話我一句也沒告訴三太爺，這要傷陰騭的呀……月底，招弟聽說病了……三太爺叫我送兩包神曲給她……她說只是常常嘔，人倒還有精神，所以也沒躺在床上。」

說了幾句話，我想走了，

「三太爺的買賣做得好麼？」她問。

「招姐別說了罷……我老了，真怕惹是非……」

我一出來遇見八拐子，他問「招弟什麼病？」

「不知道是什麼病，說是常常嘔。」

「哼，還不是懷了孕……」

「別瞎說！我有點不高興，招弟我是喜歡她的。」

玫店的人安閒日子過不久……作田的又一批批談着什麼了，各人的臉都繃緊起來……

「不好，」三太爺說，「那些混蛋又想蠢動哩，他們不許我加租，說是要做我。」

陳府上的人都着了慌。

「怎麼辦呢？」太太問。

「他們要抗租……緊是不要緊，不過目前馬上就要設法阻止才好，再不然就要先避避風頭……緊是不不要緊，我們決計打電報到省裏請兵。」

「這事是桂生當然有份……」

「三太爺也知道桂生不大好惹，可也只能冒着火。」

「你去對桂生說，叫他小心腦袋……哼，抗租天地都翻了……你自己去買田來種罷，那就聽你作主……你去對桂生說，要再胡鬧，明天就調城裏的保衛隊來捉他……懂不懂……去，對他說！」

「桂生你要小心哩，我對他說。」

「小心這又不是我的事……」

「三太爺說要調兵捉你哩。」

「捉我？捉我屁用處！」

「不是你做頭的麼？」

「……我們沒有什麼頭不頭。」

「三太爺不好對付，只是恨桂生。」

「這混賬忘八蛋不識好歹，我待他那麼好，原來望他改過，他竟這樣……江山好改，本性難移……事情有點糟，作田的說他們不打穀了，要是事情不順序，甯可把穀燒掉……」

城裏的縣黨部派人來調解，他們的意思是，這麼鬧不得，到後來一定沒好下場，「地主和農民應當合作的。」

可是民團戒起嚴來了……作田的好像就狠不起來，他們從前那些趙子龍的槍都早就充了公……鋤頭可抵不住黑鬚子……他們雖然不服氣，倒也沒出什麼岔，他們只說：

「哼，看後來……」

事情剛剛快平靜，三太爺就打算逮住桂生和招姐，抬來了，一塊藍大布封着他倆的嘴……一抬進陳

家三太爺便叫給衣服褲都剝了，兩口子便光着屁股……一剝了衣服褲就好像是真通了姦似的……他們什麼時候去捉的，怎麼個捉法，連我也說不上。

接着便拾到祠堂裏點香燭拜祖宗，祠堂裏好像早就有些族人先在那裏等着……我不敢瞧了，先走了出來，在門口聽……

好半天他們一夥人出來了，向東走，走到竹山下……打起火把，看見桂生跟招弟又掛在担子上，每人身上都有青有紫有紅，一條條血在脊背上流，可是不滴下地來……

又是點香燭拜，拜了便把那兩口子望坑里一推，上面一鏟一鏟蓋着土……

三太爺自然得意了他報了仇……

埋的時候我跑過去瞧的，兩口子用布蒙住嘴，叫不出，只用鼻子喊，像是裏在被裏叫出的聲音……招弟好像暈了過去，不動，桂生先是掙扎，一鏟土倒下去，又掙扎，像你踹了一脚的蚯蚓一樣，他臉上一股哭樣子，額上鼻子上都是皺紋，或者有點像恨，似乎正在肚子裏呢娘……再一大堆土下去，只見土動了……這樣就動也不動了……這樣就……

別人都說桂生活該，桂生爲了招弟，可是，哼，你知道了吧……

那麼三太爺他們要不要吃人命官司呢……我可說不上。

呈報

桌子上什麼都已經擺得端端正正：硯台，十行紙，烏龍水筆。

彭鶴年先生反着兩手踱着打桌邊走到床邊，又打床邊走回來。嘴裏嚥幾口，揚着眉毛瞧桌上一眼，就帶着九成鼻音叫：

「彭七，泡壺茶來——要濃。」

又往床邊打了個來回，才一屁股坐上那把太師椅。慢條斯理地磨着墨。方格子窗開着，撐着一根木棍。院子裏那些紫竹時不時搖動幾下，沙喇沙喇發着響聲。接着就一陣風颯進了窗子，吹在身上像洗了個冷水澡，那麼舒服。

他放下墨搓搓手，就裝出辦事很精明的樣子，把筆尖在嘴裏咬幾下，蘸飽着墨，在十行紙上的空中搖着。嗓子裏嚶嚶地哼着，比桌子下面的蚊子叫要低八度音。

筆尖子離紙不到一分遠。他手指有點哆嗦，一個不留神——紙上點了一點黑的。

「開頭還想什麼呢，總是那一套，總是……」

埋怨自己似地皺了皺眉，就趁着那點黑點子寫起來。嘴也用着勁，緊緊地撮着，瞧來像個雞肫。

「呈爲……」

筆尖又離開了那張十行紙，在空中畫着圈子。

眼睛移到了窗子上。那些紫竹擋住了太陽，影子似乎成了綠色。

「這篇呈文要做得出色一點。」他對自己說，腦袋不知不覺點了幾點。

縣裏得把他的公事做個根據呈復省裏去。「據勘災委員彭鶴年呈稱……」那省裏就得看看他的筆墨。於是他微笑了一下，撮着的嘴唇全鬆了勁。

彭七帶着一壺茶進了房門，挺小心地顛着脚尖走。可是踹得並不輕。地板空隆隆空隆一陣響，桌子給震得哆嗦着。他謹慎謹慎把茶壺放到桌上，小聲兒問：

「打呈報麼？」

他雖然是彭鶴年先生帶來的跟差，可也是個彭鶴年先生的族弟。人是好人，不過有時候仗着是族弟

兄，常常多嘴。

那個不耐煩地瞪了彭七一眼，筆尖子還在旋轉着。接着忽然把筆一甩，站了起來，反着兩手往床邊踱去。

「還沒想得妥貼哩，這個公事。」

「沒想得妥貼？」

彭鶴年先生猛的站住，發了脾氣：

「沒妥貼！」

對面那個人霎霎眼睛，慢慢向房門跨着步子。

彭鶴年先生倒到了竹躺椅上，嘴晒了幾下，就拿這張嘴來對彭七翹着

「煙。」

閉着眼沒命地抽了兩口烟，用食指敲敲烟灰，肚子裏心氣和平下來。

「彭七你說這呈報怎樣打法？」

那個楞了一下，站在房門口。一會兒臉上又堆了笑容。顯着脚尖到彭鶴年先生跟前搗一句鬼：

「這回你老人家來勘災，可沒撈到好處呀。」

躺椅上那雙眼睛睜了開來：

「瞎說！憑顆良心做事，實情實報，要什麼好處！」

彭七可挺懂得公事似的俯過臉來：

「縣長的意思呢？」

對，還有縣長的意思。於是彭鶴年先生坐直了身子，用力拍一拍烟灰，眼睛生了根地盯着彭七。

這麼閉嘴了十多秒鐘，彭鶴年先生站起來揚一揚手。

「讓我好好兒想牠一想……今年這些田夸老實在沒法過日子，真傷心！不過縣長……」

他決定要一個人在屋子裏靜靜地想牠一想，瞧着彭七出了房門，就使勁地踏着步子蹀起來，地板不耐煩地響着。

「縣長的意思……」

縣長的意思他當然明白。地方上的人向省裏報災，要求免稅免租，省裏把這公事夾了訓令到縣裏——叫派人查勘，據實呈復。縣長就沒命地搔着自己的鼻子。

彭鶴年先生鼻孔裏「唔」了一聲，他想起許科長的話：

「縣長這會子發了毛，他儘搔鼻子。縣長一發毛……他那鼻子就會發癢的。」

第二天縣長就派彭鶴年先生下鄉勘災，還對着彭鶴年先生搔了一回鼻子：

「如今我們經費非常困難，你曉得至於我……嗯，那當然我的困難也就是大家的困難。這回……這回……」

不用往下說，彭鶴年先生就點點頭，輕輕地哼着「是。」

可是縣長停了會兒到底也說了下去：

「這回他們報災，要是……要是……這個災情要真有那樣重，那今年的田賦就一個也收不到，就祇靠那七千幾的政費——那就真糟……不過他們報災一定虛報一點的。我派你去勘災……呢，你當然是個明白人，你總要顧到我們大家的……大家的……」

縣長可很信得他過。

他跑到桌邊站了會兒，瞧瞧紙上他自己寫的兩個字，用力抽了一口烟，就捻掉紙烟的火，把剩下的半

截丟到硯台旁邊。

「田夸老今年是……」

歎了一口氣，空洞地瞧着窗子。眼面前現出了運八叔那張給太陽炙枯了的臉——一絲絲皮肉都打着皺，把他當做大菩薩似的對他禱告着：

「今年乾到這個樣子！真是！要是再叫我們還租……」

「真慘！」

搖了搖腦袋，往床那邊跑了一轉，又回到了原處。嘴嚔了幾下：剛抽過了烟，留下了一點苦味。於是他把茶壺一拖過來對着嘴，那支烏龍筆給一帶——滾到了地下。

這麼一支烏龍筆，可吊着運八叔那夥田夸老的性命，祇要他在紙上老老實實一寫——證明了他們報災沒報過火，那就能免了田稅，那會六太爺也不好怎麼逼他們繳租穀……

忽然彭鶴年先生心一跳，把茶壺很重一下放回桌上咯！

「會六太爺是縣長的知交，他還……」

檢起了那支筆，他像要找人商量似的抬起眼睛——瞧瞧這，瞧瞧那。

會六太爺叫當家師爺來找過他——想叫他筆底下放鬆一點，會六太爺過日子靠的是那幾百担租穀。

「這幾天會六太爺沒工夫，改日他老人家要親自來酬謝的。」

酬謝——這可是一句空話。也許會六太爺牌子大，沒把他這勘災委員瞧在眼裏。於是彭鶴年先生挺了挺肚子，擺出一付辦事精明的勁兒，坐到那把太師椅上。

「據實呈報！」

他得救救那些田夸老，也算積了一樁功德：他到了四十歲才生了一個兒子。

重新磨好了墨，噓了一口氣。忽然想到他那孩子沒一件像樣點的夾袍。

「有錢的時候給他做一件嘍噠的，唔。」

彷彿打定了主意就安了心，搓搓手又拿起筆來。筆頭已經成了乾的，他給送到嘴裏使勁咬幾下，嘴唇塗上了黑墨。

這篇文章他有了把握：運八叔他們的苦處他知道。從前他爺在世的時候也是個背鋤頭的，他還記得他家二十担租的田——那年給蝗虫啃得沒點兒辦法。今年瞧着別人禾子乾死，他總得……

蚊子在桌下嚶嚶的老叫得沒完。彭鶴年先生拿扇子在腿肚上拍幾下。

「真討厭，這蚊子！」

筆一甩就站了起來，把桌上的半截烟點上了火。用力抽了一口，隔著白烟瞧着那疊十行紙，皺一皺眉頭。

還是祇有那兩個字。文章有的是，可是一下子還沒整理好。

「再想想。」

他打定了主意，就又騎到那張竹輪椅上。不管怎麼——他總得老老實實把田裏的情形報告上去。熱天一直不下雨，土都裂了縫，田夸老太苦。於是他歎了一口氣之後，馬上把烟塞到嘴裏。

運八叔他們誠心誠意地款待着他。這回他們殺了鷄，買了肘子請他吃。他們推運八叔那幾個老年人陪着他。

「彭委員你老人家隨便吃一點，請你老人家……你老人家要是客氣——我們更加不過意。菜是太不好。」

菜的確不大高明，比起許科長那回請客——那簡直！

可是彭鶴年先生心一蕩，苦笑了一下，就夾起別人敬他的一塊鷄脯進到嘴裏。他想：「這用的是哪家的醬油？」

吃慣了城裏裕豐的醬油，別家怎麼也比不上。鄉下的那更加不是淡得像開水就鹹得又苦又澀。四五雙眼睛都耽心地瞧着他，嚼祇要他眉毛輕輕皺了一下，他們就得埋怨他們自己，沒把菜弄好，互相唧噥着。

「啊呀，沒嫩爛！」

「我看是鷄太瘦了。」

「彭委員你老人家吃不來吧。這幾年真是，唉，連鬧鷄也像人一樣，哪里能長得肥！」

彭委員到底也把嘴唇吃得油光光的。這當然有個理由。他一面拿一根洋火剔着牙，一面對彭說過：「菜是簡直不能吃。不過他們總花了錢，不吃過不去。他們幾個錢真慘，都是……」

他們每家攤些錢來辦酒辦肉，一餐餐陪着他，他們祇要捧住了這位救星，往後怎麼過日子可就沒去打算。夾衣也給拿到鎮上去當掉。還有人把牯牛押給了別人，運八叔呢借了一塊印子錢——頭一下子就給扣下了五毛大洋利息。

彭鶴年先生就數了一口氣，搖搖腦袋：

「其實何必呢……彭七你想要沒有魚呀肉的，我就昧着良心做事啊——我不是這種人。」

話是不錯，可是他總不能把這些也寫進呈文裏。

「想這些有屁用！」

他把烟甩到地下，站起來踹過那截烟屁股，踱到桌子邊。他覺得這公事不難辦，祇要把看到的一些寫進去就行。於是又磨墨，又吮筆尖，嗓子裏又嗚嗚地哼了起來。一個老辦公事的可真不把這當回事，呈上

去——包叫縣長也看着動情。

一下子他忽然又瞧見縣長在搔鼻子今年的田賦……

「哼！」——鼻孔裏喊了一聲，他就決定不管縣長的鼻子。他靠縣長吃飯，養活自己的老婆，四個女兒，還有那個獨生兒子，不錯。可是陰德總得積一點兒。運八叔他們拚着命來請他吃，他瞧着真不忍心。「唉！」水筆蘸飽了墨，在空中間不安地動着。他右手像給什麼東西搭住了似的，怎麼也寫不起來。桌子下的蚊子也逗得他非常煩躁，拿扇子拍了幾拍，就給榨出來似地叫：

「彭七，點一根薰條！」

喝一口茶，又反着兩手踱着。腦袋有點發脹，腳端在地板上搖搖幌幌的。他忽然有點奇怪的感覺，彷彿聽見他老婆兒女在對他訴苦。他們兒子那件夾衣太不成樣子，給別人瞧着好笑。這當老子的混了一輩子，可還沒撈着什麼。瞧瞧家裏那付寒儉勁兒！

接着他驚醒了似地把腦袋一抬，嚇，氣人，怎麼想到這上面去！

「公事要緊，公事要緊！」

他搓搓手，嘴嚥幾嚥，肚子裏反復着一些好句子，描寫總得道地一點，叫省裏也佩服縣裏有人才。運八叔當然要給提進去，他們領他去，看那些用的。

「彭委員，你老人家看哪，這些禾稈子……」

禾稈子都朝天豎着，顯見得裏面沒有貨。

「你老人家看顏色都——哪，晒得烏焦巴弓！今年真……」

他們像迎龍王似的跟着他，緊瞧着他的臉色。誰也小小心心不敢說錯一句話，就連臉上的汗也不去擦。

「這還是水田哩，要是高田就更加……」

彭委員點點頭說：

「我知道，我知道。我一定據實呈報，我總是……」

運八叔眼睛發了光，沒命地嚥着，嗓子裏梗住一塊什麼東西似的：

「今年要餓是餓定的了，要是租穀……」

「彭委員你老人家看見的穀子完了場。要是叫我繳租穀——那……那……」

他瞧着泥地上全裂了縫，嘴裏嚥了一口唾沫。於是他把周圍那些苦澀的臉看一轉，心臟酸疼了一下，他很想抓着他們的手，像個父母官那麼安慰他們，叫他們別發急，稅一免掉，租穀當然也得免。

於是他們又敬他的酒，把豬頭肉堆到他面前。

「可憐！」他搖搖頭說，「就是免了租穀，你們還是沒辦法呀。往後怎麼過呢？唉！」

這他們想不到。

「怎麼曉得呢！」——聲音打顫。

要管到他們往後怎麼過日子——他還辦不到。可是免稅免租的事只管放心。他就把臉向着天，把手拍拍自己胸脯：

「算我的——憑我的天良！」

說真話做好事總不會有錯兒。他就挺一挺腰板，搶着走到桌邊坐着，拿起烏龍水筆來。

這回他可寫了下去，嘴裏哼着，腦子裏映着那一縷縷朝天的枯槁子，灣灣扭扭刻着縫的土。就是大路的塘也見了底，灰色的泥製成一個個歪頭孔腦的格子，瞧着心裏就覺得酸。

他腦袋搖着，嘴裏哼着，又打頭念了一遍，這頭子總算已經開好，從「呈爲」到「伏祈察核事」都沒

錯兒。下面就得敘述田裏乾到什麼樣子；高田當然完了蛋，就是水田也——他歎了口氣，腦袋畫着圈，嗓子裏哼得高了些。

「即水田亦不可收拾，即水田……即水田……」

腿肚上一陣癢，他趕緊拿左手在那上面一拍，皺着眉叫：

「彭七……彭七……」

沒答。

「死到哪里去了，這傢伙！」

一面搔着腿肚子，一面瞧着那張紙，他覺得「不可收拾」還不大好。於是他輕輕點掉，在旁邊寫着「亦已枯死」還有呢——給多得烏焦巴弓，袖子朝天，唔，得寫得動人，準叫免了稅免了租。後面就要來一段觸目驚心的文章，要是不免稅，就也免不了租，逼得他們沒辦法，那可——「則無知鄉農勢必挺而走險，於本縣治安……」

他點了一支烟，沒命地抽幾口，就捻掉了火。眼睛一直釘着那十行紙，對着壺嘴子喝了一口，又寫了下來。

彭七拿着薰條進來的時候，彭鶴年先生已經把田裏的糟樣子寫了個大概。他把筆一放。

「怎麼到這時候才拿來？」

「一直走到會家渡才買到。」

「唔，」眼睛又回到了紙上。

可是彭七老不走，他把薰條捧寶似地捧着，點着了火，挺小心地放到地下，就把兩手按在桌上看別人寫字。過了會兒，他忍不住地舐舐嘴脣，小聲兒說着話，彷彿怕他那位族兄兼老爺聽見似的。

「你老人家真的實情實報麼？」

這會子彭鶴年先生脾氣好了起來。他覺得他現在也該休息休息，就把筆擱到硯台上，搓了搓手：

「自然。」過了會兒：「自然，自然。」

彭七可把臉俯了下來：

「會六太爺不是請你老人家要……」

「哼，」那個把臉轉了過去：「我不管這些！」

窗外紫竹叻喇一響，吹進一陣風來——掀開了幾頁十行紙。彭鶴年先生把紙疊好，一面瞅了彭七一

眼。

彭七的臉還是跟他的離得很近，滑頭滑腦地眯眯眼睛，又像是說反話，又像是作古正經：

「他說要孝敬你老人家一點哩，他那當家師爺那天來……」

「噯，那是句空話！——不落邊際！會六太爺小器得出了名，你想他的實惠啊嚇……那——那我不如

積點陰德。」

他微笑着拿起一支烟，彭七趕緊擦了根洋火。

兩個人都沒言語，抽煙的人下死勁抽幾口就捻掉了烟，喝一口茶，撮撮嘴叫彭七出去，又拿起筆來。

「這裏要寫寫田夸老的景况。」

嗓子裏哼，筆尖子在空中畫頂好來幾句對仗。小孩子都在「嗷嗷待哺」，譬如說大人們呢——「奄

奄一息。」

忽然他又攔了筆，肚子裏叫：

「這「待哺」跟「一息」怎麼對得起來：字面不對，並且兩個仄聲！」

又站起來跛着，他想得很苦。

薰條的烟在屋子裏滾着，一扭到窗口就一下子給沖散了。他眼睛給薰得流了淚，心裏煩躁得直想發脾氣。好句子還是想不出，腦袋像給繩子箍住了似的。

嚇真不成話！他在這裏爲了運八叔他們吃苦！

他咬着嘴唇。他要想明白——到底爲了哪門子親，他現在才這麼拚着命來賣力氣爲了那幾餐酒，那幾頓魚呀肉的麼？

「不寫他們！——爲什麼一定要寫呢！」

他到底還是寫了點兒。不過寫的方法不同點。他似乎要出出剛才那口氣，他把運八叔他們說成些豬似的人，不比有腦筋的——什麼事都得想牠，想一想一個不對勁，他們也不知道王法不王法，一翻身就去那個「挺而走險」。

這段寫完了就有了個大概，祇要把尾巴一裝：「奉諭前因，理合……」

可是彭七又顛着脚尖走了進來，空隆隆空隆隆地全屋子都搖幌了一陣。他像發見了一個秘密似的，把嘴貼着彭鶴年先生的耳朵，臉色緊張着：

「那個當家師爺來了。」

「哪個當家師爺？」

「會六太爺家的。」

彭鶴年先生心一跳，忙手忙腳地把稿子往卷宗夾子裏一夾，筒起來那支烏龍水筆。

「請！」

那位當家師爺——他跟他見過，矮矮個子，駝着個背，一開口就得先在嗓子裏咳一聲。

「咳，彭委員早就回縣交差？」

彭委員忙着茶呀烟的，臉上堆着笑，嘴裏問着會六太爺的起居。

於是當家師爺又咳了一聲，竭力裝着個平淡的樣子告訴彭委員：會六太爺才回拜了縣長回來，家裏正有着事，沒來親自拜訪。

「這回彭委員下鄉，我們六爺本來要盡盡東道主的。不過……不過……咳，他老人家太忙，這是一則一則呢——」那些人」正等待着彭委員，我們六爺就不好出面，他老人家……」

彭鶴年先生臉紅了起來，舌子也打了結。

「這是……這是……」

那位當家師爺睨了他一眼。他覺得這一眼有股冷氣射到了他身上，別人準在笑他——怎麼跟豬似的「那些人」打得火熱！

「這回彭委員……咳，咳，咳！」

這回當家師爺正式咳了幾聲，吐了一大口痰在地上，用手背抹了抹嘴，又往下說。

「我們六爺府上全靠一點租谷，還不瞞彭委員說，也是困難得很。今年要是田稅一免，租谷也就非免不可，租谷就……」

停了停嘴，瞧着彭委員。

「那是的，那是的，」彭委員不經意地說。

當家師爺謹慎地咳了一聲，就談到會六太爺回拜縣長的事。那兩位大人商量了好一會來的。「咳，咳，」他們都認為這回報災報得不確實，縣長就心着——要是祇靠幾千塊錢的政費，那大家的難關都渡不過。會六太爺呢——這里那位當家師爺就又重復了遍會六太爺過日子靠的是租谷。

「縣長的意思……咳。縣長不好對彭委員明說，所以我們六爺就來同彭委員打個商量，請彭委員呈報的時候那個一點要……」

說了這麼老半天，可沒提到上回談的那個「酬謝」什麼的。

彭委員嚥了一口茶，嘔嘔嘴，他想：

「咳，他想拿大帽子來壓我！」

「怎麼呢，彭委員看是？」

那個堆着一臉笑，瞧着彭委員，一面把右手慢慢往左袖裏伸了進去。

他掏東西！

一下子彭鶴年先生心跳得幾乎蹦出口裏來，偷偷瞧着對面那人的右手。

那隻右手動得很慢，滿不在乎地掏着，蝸牛似的往袖口上移。彷彿等了一年多，牠才把掏着的運出了

左手袖口。

一塊繡手絹！

彭鶴年先生像掉到了冰桶裏，小聲兒嘆了一口氣。右腮巴猛的一陣癢，他大發脾氣地下死勁一拍：「一隻蚊子嚙的飛了開去。」

當家師爺拿那塊手絹揩臉上的油汗，眼睛移到了窗子上。

「彭委員這裏住不住得來鄉下的房子是——咳。彭委員這幾天辛苦吧？」

「唉，沒有什麼。」

「彭委員明早回縣裏交差，那個呈報……咳。這樁公事就拜託拜託了。」

拱了拱手站了起來。

主人也懶洋洋地站了起來，腿子有點發軟。他張一張嘴可說不出什麼話，祇在右腮巴上搔着，就塗了胭脂似的發了紅。

「咳呀！」那位當家師爺還不走，「我們六爺沒工夫陪彭委員，真對不住得很……這裏五十塊：我們六爺的一點小意思，請彭委員不要嫌棄。這算我們六爺盡的一點——一點——一點地主之誼……」說話的人覺得「地主之誼」安得很漂亮，就咳了一聲，又把這句話說了兩遍。

這回說的可不是一句空話。這回落了邊際，當家師爺手裏那包東西一個勁兒要往他手裏落下來。彭鶴年先生臉發燙。他生怕自己不知不覺笑了出來，就緊緊咬着嘴唇。他端起茶壺給客人的杯子裏添上一點茶，這麼着就不用拿手來對付那禮物——他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客氣一會，還是乾脆接過來。等當家師爺把那玩意放到了桌上，他偷偷地膘牠一眼，扭了一下身子：

「呃呃，呃……曾六太爺真是！」

當家師爺再把嘴一張，彭鶴年先生就馬上轉過臉來，沒剛才這回事似的專心聽着他。

「這樁事情就請彭委員……」

「報幾成呢，收成的話……五成？」

那個稍爲楞了一下，接着咳了一聲，皺着眉毛，把臉一歪：

「嘖，這個折扣就大了。這是個對折——縣長跟我們六爺怕都經不起哩。」

兩隻眼睛對面對瞧了一會，那位當家師爺又咳了一聲。

「我看還是……咳呀。高田大概七成左右。蕩田呢——十成當然不好意思，或者來一個九成五，怎樣？不過情形是這樣的，高田收成一少，地土上的肥氣就都往低處移，低地上的田反倒來得那個些——禾秧子結得肥些。九成五是九成五，稱稱倒不止這些……這樣彭委員覺得？」

「那說的，那是的。」彭委員全神灌注着說。

送客人走了之後，彭鶴年先生全身輕快了許多。他回到房裏的時候——幾乎是跳着走的。他把桌上那包錢收到一個皮包裏，就空隆隆地跨回到桌邊，打開卷宗夾子，拿出那稿件，吱——撕成了兩片。

「再寫過高田七成上下，低田九成五，並且「爲地氣所移，禾稂反較去年肥碩。」……」

磨好墨，搓了搓手，又拿出一根烟來。

他覺得他這回沒做錯。念頭一觸到運八叔他們，他就得皺一皺眉，自己也有點奇怪，怎麼那些酒菜他也噓了下去，鄉下老米酒，哀毀骨立的鷄，鹹得又苦又澀的醬油「唉」

手裏那根烟沒點火，祇把牠在桌上一頓，他眉毛揚了起來。

「一個人總要不貪小，要往大處看，難道吃了那幾餐沒油的酒菜我就……」

他這一家子靠縣長吃的飯，總得叫縣長看得起他。會六太爺也是個場面上的脚色，對他可那麼客氣，一點架子也沒有。於是他嘔嘔嘴，拿起烏龍水來吮着，心還不住地跳。

「田夸老可憐是可憐，不過我有什麼辦法呢……」

那支筆在空中畫着圈子，嗓子裏哼着。這回他可提高了八度音，跟蚊子的調門一樣。可是他老沒下筆，讓那些墨凝到了筆尖上，重甸甸地祇想滴到紙上去。

「將來……將來……」

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哼着些什麼句子。文章可有的是高田蕩田他都有話說。可是不知道怎麼——心老跳着定不下來。一會想到親長，接着又似乎現出了自己老婆那張臉。不錯，他那獨生兒子也……

彭七走了進來。這回脚尖顛得更厲害，身子腿子都灣着，腦袋往前面一幌一幌的。地板埋怨地響了一陣，他就用兩手撐着桌沿，腦袋連着胸脯都俯到了桌子上，輕輕地說。

「那個人怎麼說？」

彭鶴年先生瞧他一眼，笑了一下，放下烏龍水筆，拿起剛才那支烟來：

「不要多管閒事……給我點煙！」

仰着臉瞧着窗子，吹一口煙，那些蚊子就嚶嚶地亂飛了開去。薰條的煙跟嘴裏吐的煙匯在了一塊兒，外面風一滾進來，就扭了幾扭散得沒影子。

彭鶴年臉上的笑留了好一會才慢慢收住，於是猛的回過來瞧着彭七。彷彿辦事精明的人遇到一樁難辦的事似的，輕輕皺着眉，手在右腮巴上慢慢搔幾下，嘴裏噴的一聲：

「彭七，你看給小孩做夾袍……嗶嘰的好還是線春的好？」

度量

一輛洋車已經在這條街上走了小半里路。

走得很慢，那四五十歲的車夫聳着肩膀，兩個膀子拚命往下捺住——不叫車橫往上翹。兩個鼻孔裏的清鼻涕匯到了一塊兒，成了個圓顆子，搖呀搖的實在想滴下來。

「哪裏呀，先生？」

沒答腔。

那位先生祇把眼睛直瞪着前面，一張扁嘴緊緊抿着，看去像一條鮫魚。

一些買菜的在街上擠着吵着，人行路上擺滿了菜擔子，可是他們還嫌地方不够似的，竟突出到街心上來。

車夫走着「之」字路。輪子一滾到凹蕩裏——車子一歪，他手腕就發一陣酸。

坐在車上的先生爲了要叫自己坐得舒坦些，就把屁股往裏移了一下，還把兩手筒到了袖子裏。可是車子老歪歪倒倒的叫他坐不穩，有時候竟不得不抽出手來撐撐勁。

他相信這都是走得太慢的毛病。

「喂，怎麼了？拉不動麼？」

拉車的正在小心着跨過地下那堆冰塊，脊背拱得像座山，祇瞧得見小半個腦頂。

忽然——車槓往上一翹，叫那位先生把身子往後一仰，五臟都給攪動了一下。

先生張一張嘴吐出一口熱氣，咬着那排稀稀朗朗的牙齒咆哮了一句什麼。

可是車夫跟前面一個提着菜籃的小夥子吵起嘴來。臉子對着臉子祇有半尺來遠，兩張嘴起勁地動着——背熟了似地罵着。

車上的那位認爲自己很有這權利來干涉那個粗人，就把脚一頓：

「吵什麼！走！」

那個回過臉來瞅了一眼，額頭上冒着熱氣，兩分多長的鬍子根上結着水珠。

「車板踹壞了不是玩的哩，先生。嗯，我禽你老妹子，眼睛長在屁股裏——還怪人家碰了他！」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身子往前一湊，車槓就往下面一沈。

「我說什麼？我又不說你！」

「哼，你這道……你剛才說什麼——車板怎麼……說呀！」

車夫偷出一隻手來拿灰黑色的毛巾揩了揩臉。車槓趁這當口往上一翻，他趕緊使勁捺一下，虎口發了一陣痛。一面他挺小心地要避開路上那些膏藥似的冰塊，穿着老藍布褲的腿子跨得很不平穩。看去就叫人疑心他什麼地方生了瘡。

嘴裏可在嘟囔着，壓着個嗓子——好像怕人聽見似的。

「瞧着罷，車板踹壞了得做賠匠，我操你就那麼神——四十子兒拉這麼遠，還使性子……在哪一頭呀，先生——還沒到麼？」

臉子一皺，鼻子上那顆水珠就往地下一滴。一雙黑手裂成了一道道紅絲，給汗醃着老實有點兒疼。現在大概有十一點多鐘。可是也說不定已經到了十二點。噯，喫了飯他還得趕回西城去繳班哩……我操你這四十枚！

那位先生可老是不開口，顯得怪有把握的樣子。要是車夫說得太多了，他才——

「嘟囔什麼快走！」
連假嗓子都叫了出來。

對付粗人總得這麼着的。他祇這麼坐個把鐘點，就得花上四百大錢——那傢伙還嫌少！他把屁股移進去一點兒，兩手緊緊筒着。可是總覺得不舒服。他向來不坐洋車。今天要不是老陳趕着要動身，叫他不得不快點兒去討回那五塊大洋，哪個寬大頭才來花這四十子兒。

一雙扁嘴閉得鐵緊，似乎怕有什麼東西塞進去。
車夫嘆了口氣，又問：

「到了沒，先生？」
沒答腔。

車上的那一位其實已經瞧見了老陳家的大門，可是不言語。他希望這條路能够延長，怎麼拉也拉不到；不然的話這車錢太不上算。

可是後面一輛汽車發狠地叫了起來。

路邊雖然有個凹蕩，可也祇好把洋車避到那邊去。

於是汽車呼的一聲衝過前面去了。

「借光，借光！」洋車夫喘着氣嚷。

左邊輪子陷入了低處，叫車上那位先生歪躺着。

車夫把全身的勁兒注在膀子上——拱着個脊背拚命拉車槓。他全沒顧到自己那雙脚：因爲上身正使着力氣，右脚就臨空擡着了好一會兒。

等到這隻右脚踏到了地上的時候——突然一滑——

吱——百兒！

連洋車也給震得叫了一聲：「匡郎！」

車夫仆到了地下，身子跟車槓壓成一個斜十字。

那位先生往前面一傾，壓過了車夫身上，滾到了旁邊。

街上的人擁了過來。

那些水淋淋的菜籃子在人身上擦着。一些小夥子哇啦着一些什麼。有幾位年紀大點兒的就擠進去看看。瞧瞧車子，埋怨似地嘟囔了幾句。

一位太太們把一雙脚顛着，拿右手擦幾下前面的肩膀，

「哼！」

先生已經爬了起來，對地下的車夫瞪了一眼。

接着瞧瞧自己兩隻手——沾上了些黃土。身上可沒破皮，祇不過皮袍大襟上有點兒髒。哼，這車夫闖了這麼個禍！四百大錢的買賣還賺得太苦，一路上哼兒哈的沒點兒分寸好，現在他這

位先生可得結結實實整這傢伙一下。

於是他摸摸自己膝踝，摸摸自己手腕子。臉上打着皺。

看熱鬧的都眼巴巴地瞧着他。顯然是希望他撈起袖子來讓大家驗驗傷。

可是沒辦到。這位先生祇偷偷地掃了他們一眼，就像對付一椿了不起的麻煩事似的——仔仔細細去揉他大襟上的髒。一面嘴裏不斷地罵着——

「混蛋！真混蛋！」

周圍的人越聚越多，個個都想擠進圈子裏。這祇有那一位掛三角證章的西裝朋友成了功。滿不在乎地推開了前面的插進身子來，似乎祇有他有這個特權。

當事人已經把衣上的髒對付了過去，就挺着個肚子——等着跟闖禍的車夫打交道。

車夫在掙扎着，可一下子起不來。手肘裏裂了一條縫，大拇指上給擦去了一片肉。膝踝在這冰硬的地面上擦過了尺把遠，熱辣辣地疼着。腳背也給拖了一點兒路，腳趾發了一陣麻。

「唉，這祇好怪自己不小心了。」一個老頭兒說。

仆在地下的人慢慢把手撐起來，膀子在哆嗦。他擡起了眼睛，跟那位先生的視線接交了一下。先生兩手叉着腰，彎着兩個嘴角：

「怎麼辦罷，你自己說！」

一個不高不矮的小學生在人圈外面跳起來瞧一眼，嚷道：

「公安局去，公安局去！」

裝了一下鬼臉就笑着跑開了。

車夫雖然搖搖地站了起來，腿子可還伸不直。臉上的皺紋打着結。褲子破了一個洞，露出了膝踝。黑底

子上露出一塊紅的——正沁着血。

他可全沒理會到這些。祇是在細細地察看車子給弄壞了沒有，吸着鼻子咕嚕：

「我操你老妹子，唉！」

掛三角證章的西裝朋友瞅了大家一眼，要演說似地作一個勢子，就發揮起道理來：

「這怪誰！別人坐了你的車子，別人的生命安全就都在你身上。要是……」

「是啊！」那坐過車的先生趕緊接上去，並且乾咳了一聲。「哼，這混蛋他早就沒上沒下地嘟囔一氣。你是什麼傢伙，你是這趟生意是你自個兒願意拉的呀。這會你可就來粹交玩兒好罷，現在——哼！」

那個的右手撐在電線杆上，仔仔細細瞧了會兒輪子上的鋼絲，就把腦袋彎着——等着別人的辦法。有幾張嘴勸起那位先生來，車夫當然不小心，可是他受了傷，也算是給了一種懲罰。算了罷，鬧到公安局去也沒多大意思。

接着沈默了一會兒。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先生那張鯢魚嘴。

那張嘴抿得連腮巴子都打着皺。這里猛地開了開來。聲音可不怎麼大：

「好罷，便宜他罷。」

轉身就走。那件皮袍下擺一幌，就把那轉成灰色的白羔尾閃顯了一下。

好幾個鼻孔裏流出了嘆聲，還有些嘴噴的響了一下。那位先生心地真好。這里西裝朋友就拿這題目來發揮了一頓，腦袋直幌着。

車夫咬着牙，鼻子揪幾揪，眼眶裏成了溼的。

「我還要趕着到西城去……操你老妹子，拉了這麼遠路……他媽的車行還得搗麻煩……」
「得了罷。」一個四十來歲的嘆了一口氣。「你幸得運氣好，碰上了這麼位先生——度量太要是別

的人——瞧着罷！」

另外一個小販子也跟着重複了一句：

「度量大的。」

於是大家把眼睛送着那位先生——正往一家大門口走去。

那位先生伸手敲門的時候，往這邊瞟了一眼。接着把那隻手伸到衣袋裏去，那包銅子還一點都沒動。他嘴角上閃了一下微笑。

「要是回回坐洋車都這樣，那就好了一

